

中小城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困境： 五個案例的探討

黃俊龍*

摘要

本文分析中小城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外交與內政困境。過往研究大多基於大國觀點，對中小城邦缺乏同情理解。本文說明在緊密共存的地中海國際體系中，中小城邦是戰爭關鍵力量，甚至越小越關鍵；但這樣的力量常導致城邦內戰與毀滅。中小城邦難以承受參與國際體系的傷害，但也無法保持中立，遠離紛爭。這是中小城邦困境。中小城邦不斷辯論自己與他城在國際體系存在的意義，掙扎求生，卻更深陷困境之中。

關鍵詞：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小城邦、科賽拉、米堤里尼、布拉泰亞、卡爾西迪斯半島、米諾斯、修習底德陷阱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蒙審查人給予諸多改進意見，謹申謝忱。

一、前言

西元前 431 年雅典與斯巴達的長久恩怨終於爆發成公開武力衝突，史稱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戰爭延續 27 年到雅典戰敗。然而，這場戰爭不僅是雅典與斯巴達兩大城邦的戰爭，從西西里島以東到小亞細亞沿岸數百中小型城邦都是這場戰爭重要參與者。這些中小型城邦是這場戰爭開始、發展與結束的關鍵因素。它們本身處境也因這場戰爭有戲劇轉變。

沒有這些中小形城邦積極參與，這場戰爭的歷史不僅完全改寫，甚至可能不存在。這些城邦不是刻板印象以為那般無辜無助，是任憑霸權擺佈的舞台道具。中小城邦在這場戰爭中的故事其實反映古代與現代社會的普遍困境，畢竟絕大多數社會在絕大多數時刻都只能是個中小型的政治體。或許因為某種嚮往帝國輝煌的心理情節，從古到今，不管是一般大眾還是專職學術研究者，都很自然關注大國歷史。重要研究，例如 Hunter R. Rawlings III 便認為包括科賽拉 (Corcyra) 事件在內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第一卷是為了對照出雅典在戰爭初期的團結與安定；¹米諾斯島被滅的遭遇只是用來預告雅典帝國的沒落。²W. Robert Connor 也把科賽拉內戰詮釋為雅典瘟疫的序曲；³米諾斯則是雅典帝國主義變化的指標。⁴J.B. Salmon 認為修習

¹ Hunter R. Rawlings III,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75: “Athens is portrayed in Book I, and indeed in most of the first war as a unified state of singular power and purpose.” The first war 是戰爭前十年。

² Hunter R. Rawlings III,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 243: “at the very outset of the dialogue Thucydides draws the reader's attention, in highly dramatic fashion, to the end of the Athenian empire.”

³ 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0: “Indeed, we can think of these two parallel episodes as forming a boundary within the work, the one introducing, the other bringing to its culmination a unit exploring the inability of any of the conventional restraints to control the powerful drives of nature.” The two parallel episodes 是科賽拉內戰與雅典瘟疫。

⁴ 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 152: “[the Melian episode] also evokes the gradually

底德（Thucydides）以雅典與斯巴達作為篩選歷史材料的標準。⁵James V. Morrison 認為修習底德以伊庇達姆斯（Epidamnus）作為歷史敘事開頭的原因之一是為了避免雅典與斯巴達讀者情緒反應。⁶本研究扭轉此一嚴重失衡的研究趨勢，將關注焦點從大國爭霸移轉到另一個更普遍，與大多數人更切身相關的歷史課題。

本文也指出當時國際體系因素的重要。所謂國際體系泛指當時地中海各地區長期頻繁往來，構成緊密關係網絡，互相影響滲透，將各個地區連為一體。文化、血緣與貿易都是關係。盟友是一種關係；甚至敵人也是一種關係，但少有地區可以置身事外。這些層層疊疊的關係並未發展為類似現代聯合國的正式國際組織，但仍然是國際政治重要因素。聯盟一詞在希臘文為 *συμμαχία*，意思是共同合作的戰友，是軍事的關係；隨著戰爭進展，軍事關係成為最重要關係，但仍然只是層層疊疊各種關係的一個面向。

形成國際體系的原因很多，不只是現代思維特愛強調的經濟與貿易活動，也包括了戰略聯盟、地緣政治、歷史文化、宗教、人口流動與血緣神話等等。例如許多希臘城邦彼此間是母邦與殖民地關係；殖民地與母邦的恩怨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部分原因。

（Thuc.1.24-1.30）波斯戰爭是希臘世界的共同記憶；雅典人以在波斯戰爭的英勇表現合理化雅典帝國主義。（Thuc.1.73-1.75）希臘世界有共同宗教信仰，斯巴達與雅典互以宗教理由干涉對方內政。

（Thuc.1.127-1.128）伯羅奔尼撒聯盟不只是軍事同盟，也是多利安文化（Dorians）的社會；雅典許多盟邦則屬於艾奧尼亞文化（Ionians）。

changing Athenian rationales for their imperial power.”

⁵ J. B. Salmon, *Wealthy Corinth: 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279n30: “Corinthian policy from 435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her earlier activity in the region; but Thucydides did not discuss these matters for fear of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what he saw as the more important Spartan fear of Athens.”

⁶ James V. Morrison, *Reading Thucydid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9: “his choice to start somewhere other than Athens or Sparta may indicate his decision to avoid opening the ‘causes of war’ section with a situation which would inevitably trigger some sort of emotional response.”

(Thuc.1.124.1; 6.82.2) 這個國際體系不限希臘城邦，也包括地中海地區其他文化，包括波斯、迦太基與其他民族在內。⁷

這個造成各城邦關係緊密，互相影響與滲透的地中海國際體系是這場戰爭的結構因素，是整個希臘世界所有城邦，不論大小，自願與否，都加入這場戰爭的關鍵。開戰之前，雅典與斯巴達內部都有反戰的聲音，但最後體認到雙方都在競爭國際體系有限資源，不可能和平共處，兩大霸權最後還是選擇了戰爭。大小城邦都知道國際體系的重要；隨著戰爭進展，各城邦不斷詮釋國際體系對他們的意義：在國際體系中應享有的榮譽與恥辱、力量與地位、權力與義務、利益與傷害、合作與對抗等等。

這裡有三點需要釐清。首先，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例子顯示國際體系可能製造全面衝突與戰爭。這樣的發展與強調互相依存與和平共處的某些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不同。例如與國際關係研究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合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際關係百科全書》（*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的說明：

自 1970 年代以來國際關係學者包括 Cooper (1983) and Keohane and Nye (1971, 1977) 指出國與國間新互動趨勢，他們稱為增加中或者複雜的互相依賴 (growing or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這理論主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多元體系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政治與文化關係網絡的持續成長。⁸

其次，就國際關係理論分類而言，本文強調結構因素的作用，各邦外交策略與政治領袖不能輕易扭轉結構因素的限制。結構因素

⁷ 古代作者名字與書名依據 Simon Hornblower, Anth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4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的縮寫表。

⁸ Robert A. Denemark and Renée Marlin-Bennett, ed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0), p. 3172.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fourth edition (Boston: Longman, 2012) 回顧這個複雜互相依賴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概念引發的討論。

不等於歷史發展決定因素，但仍然是重要因素之一。⁹另外，國際關係理論通常會將結構因素與個人因素對立起來，結構因素不僅人力難以扭轉，甚至難以察覺。因此有國際關係學者描述人們在結構因素操作下，夢遊一般走向戰爭。¹⁰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國際體系是各方辯論外交政策重要議題之一。所有人都知道國際體系因素的重要，也都依據各自對國際體系因素的理解擬定政策與行動。在整場戰爭中，大小城邦不斷爭辯國際體系各種意涵。希臘城邦並非在結構因素操弄下夢遊般走向戰爭。這場戰爭是人的理智與行動交互作用的結果。

有關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研究極多，但絕大多數研究主題都圍繞雅典與斯巴達兩大強權，研究次級城邦困境的文獻不多。而且，這些聚焦次級城邦的研究，據我所見，也只處理一或兩個案例，並無更有系統性的歸納與研究。以科賽拉為例，I. A. F. Bruce 在1971年的文章，“The Corcyraean Civil War of 427 BC”，與 John Wilson在1987年出版的專書，*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是少數聚焦次級城邦的研究。¹¹I. A. F. Bruce 指出科賽拉內戰是大國干預與操縱的結果；John Wilson 對於科賽拉事件的發展與各方策略有非常詳盡分析。然而，兩項研究都有過猶不及的問題：因為專注於科賽拉，反而未能充分注意當時國際體系因素。因此，I. A.

⁹ Steve Chan, *Thucydides' Trap?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Logic of Inquiry,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p. 17. 定義結構因素如下：“Allison and Thucydides are ‘structuralis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oth emphasize the impersonal for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to be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of war and peace.”

¹⁰ Graham Allison, “Beyond Trad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Security Times* (February, 2020): “we are sleepwalking toward war.”

¹¹ 其他相關研究包括 Marc Cogan, “Mytilene, Plataea and Corcyra Ideology and Policy in Thucydides, Book Three,” *Phoenix*, 35: 1 (Spring, 1981), pp. 1-21. 指出大國依據民主與寡頭意識型態分化其他城邦內政。Ronald P. Legon, “Megara and Mytilene,” *Phoenix*, 22: 3 (Autumn, 1968), pp. 200-225. 指出米提里尼 (Mytilene) 與梅加拉 (Megara) 的困境與科賽拉相似。A. B. Bosworth, “The Humanitarian Aspect of the Melian Dialogu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13 (1993), pp. 30-44. 從國際現實主義立場分析小邦米諾斯的外交困境。

F. Bruce 認為雅典與斯巴達等大國應該對小國內戰負較大責任。¹²這樣的結論意味著大國能夠自由介入小國內政。然而，當我們細究雅典與斯巴達決策過程，就會發現大國自由伸展的空間其實有相當限制。John Wilson 則僅在書末附錄簡單說明雅典決策過程；對於斯巴達決策過程未有專章說明，因此未能明白指出國際體系對這兩大城邦的限制。本文在前人基礎上，帶領讀者將視野擴張到雅典與斯巴達以及其他次級城邦，更明白指出次級城邦不同困境以及造成困境的國際體系因素。

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研究這場戰爭最主要材料，大部分時候也是唯一材料。本文從中挑選幾個中小型城邦討論。挑選理由是修習底德對於這些城邦決策與行動提供相對完整的演說或對話紀錄，供我們理解古人思維。¹³在這些城邦中，科賽拉城邦是最主要的案例，資料最詳細。科賽拉之後，我們依照時間順序講述另外四個中小城邦或地區。這些中小城邦與科賽拉處境不同，策略不同；但即使有不同之處，大多數仍然在國際體系限制下走上類似結局。這些城邦，雖非強權，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走向有關鍵作用；只是它們試圖逃脫結構限制的奮力掙扎，最終都引領它們投向災難性的後果。

本文基本接受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歷史敘事與演說內容，但對於修昔底德部分個人判斷有所保留。同樣素材不見得不能做出不一樣的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便是例子。Donald Kagan 認為修習底德是偉大史家，但提醒讀者小心區分修習底德提供的證據以及修習底德的解釋；前者可信，後者則否。¹⁴Simon Hornblower 認為修習底德是偉大的科學史家，但這是以輕忽歷史其他重要面向為代價。¹⁵James V. Morrison 更將《伯羅奔尼撒

¹² I. A. F. Bruce, "The Corcyraean Civil War of 427 BC," *Phoenix*, 25: 2 (Summer, 1971), p. 115.

¹³ 因篇幅限制，本文略過西西里島的卡馬利納城邦（Camarina）。

¹⁴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74.

¹⁵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91.

戰爭史》比喻為柏拉圖哲學對話錄，認為讀者應該挑戰修習底德，得出自己的結論。¹⁶這些都是傑出的古希臘史學者；他們都不認為修習底德是不能挑戰的權威。

本文對修習底德史學的貢獻分為二個部分。第一是修正修習底德的某些意見。譬如，雅典答應結盟科賽拉；修習底德解釋這是因為雅典人認為與斯巴達的戰爭不可避免，必須爭取科賽拉。但修習底德對雅典決策過程的描述卻顯示雅典內部意見分歧，對於戰爭並未達成一致看法。如同前述學者所言，我們雖然只能接受修習底德敘述的事件經過，但仍然能夠質疑修習底德對於事件的解釋；這樣的批判態度相信也是修習底德所樂見。第二個貢獻是挖掘被長期忽略的重要議題。伯羅奔尼撒戰爭涉及地中海地區數百個希臘與非希臘社會，時間將近 30 年，更有許多精彩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中小城邦只是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再加上後世讀者多偏好大國歷史，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紀錄了這麼多中小型城邦的行動，許多人卻只看到雅典與斯巴達。本文強調科賽拉等中小城邦關鍵作用，曾被評論者認為無新意，但同個評論者又堅持科賽拉不過是被捲入大國戰爭的無辜城邦。這種僵化的大國視野極難改變，但必須改變。

本文文末討論近年熱門的修習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概念。這概念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 Graham Allison 提出；他借用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預測當今美中關係。Graham Allison 認為當代中國崛起，嚴重威脅美國霸權地位，若不審慎因應，極可能演變為美中大戰，就像二千多年前雅典崛起，威脅斯巴達霸權，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樣。「修習底德陷阱」是近年來最熱門國際政治議題之一。但本文文末將說明，Allison 只看大國爭鋒，並不理解中小國家在國際社會的關鍵角色。

¹⁶ James V. Morrison, *Reading Thucydides*, p. 5.

二、科賽拉

(一) 殖民地城邦

科賽拉，巴爾幹半島西南沿海島嶼，自古以來便是往來希臘與義大利重要港口。¹⁷科賽拉是這場大戰導火線之一。科賽拉到義大利距離短於其他航線，這點對於戰艦而言，非常關鍵；因為戰艦比商船更仰賴沿岸補給。戰艦與商船設計不同，商船可承載更多飲水與食物，進行更長時間航行。這意味著雅典後來與科賽拉結盟，向西擴張的戰略考量多於貿易利益。¹⁸西元前五世紀後半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科賽拉與雅典結盟是導火線之一。修習底德以科賽拉與周遭城邦的糾紛開頭，敘述希臘世界大戰。這個決定明白道出中小城邦關鍵角色。

我們以科賽拉為例，講述中小城邦採行外交孤立政策，終歸失敗的故事。科賽拉人自己說明外交孤立政策目的：外交孤立是為了「避免受制於軍事同盟關係，被迫共同承擔盟邦決策的風險」（τὸ μὴ ἐν ἀλλοτρίᾳ ξυμμαχίᾳ τῇ τοῦ πέλασ γνώμῃ ξυγκινδυνεύειν）。¹⁹（Thuc.1.32.4）這句話內涵複雜。其意義將隨歷史進展逐步浮現。讀者讀到故事結局就會明白科賽拉人為何對國際社會如此戒慎恐懼。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研究上，科賽拉並未得到應有重視。一

¹⁷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 177. 指出科賽拉不是商船必經港口。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7), p. 26. 指出，除了地理位置之外，科賽拉人努力經營才將科賽拉變成重要貿易港口。

¹⁸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107-108.

¹⁹ ξυγ-意指共同，κινδυνεύειν 意指冒險。關於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本文主要參考 Rex Warner, trans.,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Penguin, 1972)，以及 Robert B. Strassler, ed. and Richard Crawley, trans.,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唯有引文會參照希臘文。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V 以及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III (Oxford: Clarendon, 1991-2008) 都是必要參考註釋。本文中文翻譯都是作者翻譯。

個理由是科賽拉人形象欠佳，不太能夠讓人同情理解其困境。²⁰另一個更重要理由則是科賽拉常被視為整個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序曲。隨著戰爭不斷進展，讀者焦點轉移到雅典與斯巴達兩個主角爭鬥上，科賽拉這個配角就被遺忘。

科賽拉歷史頗為複雜。本文先說明科賽拉與母邦科林斯（Corinth）的長期糾葛。接著說明科賽拉為何放棄外交孤立政策，結盟雅典。然後，強權其實也沒有閉關自守的本錢。我們改從雅典與斯巴達的角度來說明，即使是超級強權，仍然必須涉入其他城邦事務以維持盟友忠誠。最後說明科賽拉放棄孤立政策的代價。

科賽拉是母邦科林斯西元前八世紀建立的殖民地。藉著地緣，良港與自身努力，科賽拉興盛繁榮，在西元前五世紀後半葉，科賽拉本身已是東地中海重要貿易城市之一，甚至有超越母邦科林斯之勢。

傳統以為荷馬史詩《奧德賽》（*the Odyssey*）所描述的法艾西人（the Phaeacians）是科賽拉島早期居民。當初，法艾西人逃避鄰近社會欺凌，移民科賽拉。（Od. 6.3-6.6）他們善於航海但不友善。²¹荷馬描述，法艾西人熱愛航海，家家戶戶都有船。城市兩側良港圍繞、陳列島民至愛的美麗船舶。法艾西人乘船往來各地，熟悉整個世界。（Od. 6.270-272, 6.262-265）但另一方面，法艾西人個性孤僻，不與外人友善。他們「獨據海角天涯，不與外族混居」。（Od. 6.204-205）換句話說，法艾西人兼具海洋民族與封閉社會的特質。兩者看似矛盾，其實高度相關。法艾西人的孤傲來自他們對

²⁰ 關於學者對於科賽拉的好惡參見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93-95. 的總結。亦參見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p. 34-35; Edith Foster, *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0; Paula Debnar, “Rhetoric and Character in the Corcyra Debate,” in Georg Rechenauer and Vassiliki Pothou eds. *Thucydides—a Violent Teacher? History and Its Representations* (Gottingen: V & R Unipress, 2011), p. 121.

²¹ Rachel Bruzzone, “The Unfriendly Corcyraea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67: 1 (May, 2017), p. 2.

海洋的自信。荷馬唱道：「〔法艾西人〕不習慣陌生人，討厭款待外邦人。他們極為自負，他們的船飛快，穿梭深邃大海。因為海神恩賜，他們行船快似飛鳥，任意遨遊。」（Od. 7.32-36）

《奧德賽》描述法艾西人熱情款待奧德修斯（Odysseus），不僅用船專程送他返鄉，還餽贈大量金銀財寶。但這一切都是雅典娜與宙斯的旨意。（Od. 5.34-37,13.300-303）法艾西人也因此舉得罪海神波賽頓（Poseidon），法艾西人最後向海神發誓，再也不幫助接送任何外邦人。（Od. 13.180-181）

科賽拉與母邦科林斯城關係並不融洽。希臘歷史上第一場被紀錄的海戰便是科賽拉與科林斯的衝突。（Thuc.1.13.4）西元前七世紀，科林斯短暫統治科賽拉。當時科林斯獨裁者佩立安德（Periander）將兒子流放該島。就在父子終於和解，約定父親統治科賽拉換取兒子同意統治科林斯時，科賽拉人不願佩立安德來到他們島上，先一步殺了他兒子。佩立安德逮捕300名科賽拉貴族子弟送到波斯當太監。幸運的是，當他們被送至亞洲時被其他希臘城邦拯救，送回科賽拉。（Herod.3.48-53）

西公元前五世紀初波斯大軍進攻希臘。科賽拉原本答應加入希臘聯軍對抗波斯。但科賽拉艦隊出航後卻中途滯留，未與波斯海軍交戰。根據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c.480-420? BC）解釋，科賽拉人打算，如果波斯獲勝，科賽拉人可以向波斯邀功，宣稱他們雖擁有希臘最強艦隊之一，卻不與波斯為敵。若希臘獲勝，科賽拉人也能自我辯護，宣稱他們確實信守承諾，捍衛希臘人自由，只是天候不佳，艦隊未能及時趕赴戰場。（Herod.7.168）修習底德也提到雅典政治領袖提米斯多克利（Themistocles, c.524-459 BC）有恩於科賽拉，但當他流亡科賽拉時，科賽拉卻因懼怕雅典與斯巴達報復拒絕收留恩人。（Thuc. 1.136.1）

科賽拉人這種不願付出，卻想兩面討好的作法並非特例。許多希臘城邦都有類似行為。科林斯也曾被指控在波斯戰爭中臨陣脫逃。（Herod.8.94）即使強悍如斯巴達，也曾因舉辦慶典未能及時趕赴马拉松戰場。（Herod.6.120）但是，希羅多德與修習底德的描

述，一方面強化《奧迪賽》對法艾西人的負面描述；另一方面，也符合後來科林斯人對科賽拉的指控。顯然，科賽拉孤立政策造成自私背義的刻版印象。像這樣一個經貿立國，但外交孤立的城邦一旦遭逢危機，國際社會會伸出援手嗎？

關於科賽拉與母邦科林斯的糾紛，修昔底德解釋，這是因為科賽拉人靠海洋貿易興盛繁榮，又有強大海上武力加持，成了希臘最富強城邦之一，他們因此不再尊重母邦科林斯。（Thuc.1.25.4）這些移民轉而認同移居的科賽拉島，認為他們就像荷馬史詩中的法艾西人，是海島孕育的航海民族。²²但依照希羅多德記載，財富與武力恐非關鍵；科賽拉被母邦殘酷統治的慘痛記憶恐怕才是科賽拉決意與母邦決裂的決定因素。

古希臘殖民地與母邦關係並不單純。²³許多殖民地並非單一母邦獨力建設，殖民者通常來自不同城邦；殖民地建設成功後，也會以征服、招募、通婚等方式持續納入土著或其他外邦人。所謂的母邦通常只是主導殖民地建立的城邦。但有些殖民地是由難民，因為戰亂、政爭、飢荒等因素離開母邦建立的新城市，對這些殖民地來說，所謂的母邦更是充滿爭議的概念。²⁴簡單來說，古希臘殖民地與母邦不管是文化或血緣都非一致，政治上也沒有隸屬關係。絕大多數殖民地都是獨立自治的城邦，只在宗教儀式上尊重母邦。科林斯對科賽拉不滿，至少檯面理由不是貿易衝突或領土爭議，而是科賽拉未能在宗教儀式上表達應有敬意。²⁵

²² 土地是身分認同基礎之一，參見 Rachel Bruzzone, “The Unfriendly Corcyraeans,” p. 2. 修昔底德以負面字眼批評科賽拉不認同科林斯，參見 Rachel Bruzzone, “The Unfriendly Corcyraeans,” p. 9; 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p. 104.

²³ 與科賽拉一起出場的殖民地，伊庇達姆斯與波提帝亞（Potidaea）恰可為例證。科林斯與科賽拉都是伊庇達姆斯的宗主城市。波提帝亞既是科林斯殖民地也是雅典屬邦。Thuc.1.56.2. 更多希臘殖民地案例參見 Matthew Dillon and Lynda Garland, *Ancient Greec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48-72.

²⁴ 譬如西西里島的 Zancle 以及鄰近小島 Lipari 都是逃離波斯的希臘人建立的殖民地。Herod.6.22.; Diod. Sic. 5.9.1-5.

²⁵ 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二）區域衝突到全面戰爭

1. 伊庇達姆斯、科賽拉、科林斯

科賽拉的困境始於北方海岸一個城邦，伊庇達姆斯。這個城邦是科賽拉與科林斯聯合建立。西元前435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年，這個城市發生內戰，民主派驅逐寡頭派，寡頭派聯合土著反擊。民主派苦於應付，派遣使者向科賽拉求援，請求母邦介入調解。雖然伊庇達姆斯使者在女神赫拉神殿中以受庇護者的姿態（*suppliants, ικέται*）乞求，但科賽拉人斷然拒絕介入。²⁶伊庇達姆斯民主派後來依據德爾菲神廟指示，向另一母邦科林斯求援。為了得到科林斯的幫助，伊庇達姆斯民主派決定孤注一擲：把整個城邦獻給科林斯（*παρέδοσαν τὴν ἀποικίαν*）。（Thuc.1.24-25）獻城是小邦求生存的最後手段，但伊庇達姆斯顯然所託非人。

科林斯接收伊庇達姆斯，並且召募各路移民前往伊庇達姆斯。科賽拉反應激烈，派艦隊包圍伊庇達姆斯，要求新移民與科林斯軍隊離開，並接回被流放的寡頭派。科賽拉雖是民主體制，卻支持伊庇達姆斯寡頭派與非希臘土著對抗民主派。²⁷（Thuc.1.26.3）現在眾多科林斯公民與盟友身陷伊庇達姆斯，不管科林斯原本是否有戰爭的打算，此刻已經別無選擇。²⁸

科林斯與科賽拉開始集結軍隊。科林斯方面有許多盟邦助陣，科賽拉則因為長期孤立政策，幾乎沒有盟友。其時，斯巴達

p. 110. 但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218, 220-221. 認為勢力範圍的爭奪是科林斯與科賽拉交惡主因之一。Kagan 的說法是合理猜測，但科林斯仍然必須以傳統規矩為理由向科賽拉興師問罪。

²⁶ 幫助乞求者是古希臘宗教的神聖義務。Paula Debnar, “Rhetoric and Character in the Corcyra Debate,” p. 118. 指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唯有科賽拉膽敢直接了當拒絕乞求者。

²⁷ 奉行孤立主義的科賽拉顯然把伊庇達姆斯當成一己勢力範圍，不允許科林斯介入。參見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26-27.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209. 認為科賽拉計畫讓伊庇達姆斯居民繼續自相殘殺，順勢納入勢力範圍。這個論點靈感應是來自雅典對科賽拉的態度。（Thuc.1.44.2）

²⁸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27, 33.

等城邦介入協調但談判破裂。²⁹雙方開戰，科賽拉不僅海戰勝利，而且奪下伊庇達姆斯。除了科林斯戰俘，科賽拉將所有戰俘賣作奴隸或者處死。科賽拉更乘勝追擊，報復攻擊科林斯的盟邦。³⁰ (Thuc.1.27-30)

科賽拉人似乎是被勝利沖昏頭。他們在勝利後的作為粉碎和平希望。其實科林斯實力遠超科賽拉。支持科林斯的是以斯巴達為首的整個伯羅奔尼撒聯盟。科賽拉則因為孤立政策傳統幾乎沒有盟友。³¹ (Thuc.1.31.2) 科賽拉人明白，若要贏得這場戰爭，就必須向外尋找新的支持。國際體系因素現在正式登場。

當時希臘世界兩大強權，一是陸地霸權斯巴達，另一則是擁有最強艦隊，控制東地中海的雅典。科賽拉要爭取斯巴達支持幾乎不可能。科林斯是斯巴達長期堅定盟友，也是不可或缺的伙伴。科林斯控制陸路進出伯羅奔尼撒半島唯一出入口，科林斯又擁有斯巴達需要的艦隊。要斯巴達背棄科林斯，轉向科賽拉幾乎是不可能任務。於是很自然地，科賽拉使者前往雅典爭取支持。就像伊庇達姆斯激化科賽拉與科林斯衝突，科賽拉這個決定也升高雅典與斯巴達長久緊張情勢，科林斯與科賽拉局部衝突最後蔓延成希臘世界全面戰爭。中小城邦在國際體系中並非無足輕重，經常是推動大局的關鍵。

2. 科賽拉人與科林斯人在雅典

西元前433年，當科賽拉使節到達雅典，科林斯使者尾隨而至勸阻雅典與科賽拉結盟。雅典人按照他們民主規矩，召開公民大會邀請雙方辯論，再由雅典公民集體裁決。科賽拉使節首先登

²⁹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29. 推測斯巴達其實明白與雅典衝突的風險，才介入調停科賽拉與科林斯，但仍然無力阻止科賽拉投向雅典陣營。亦參見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225-226.

³⁰ Edith Foster, *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p. 55. 指出科林斯盟邦的無奈。這些城邦被捲入科賽拉與科林斯的爭端，還代替科林斯承受科賽拉怒氣。

³¹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35. 指出唯一例外是科賽拉南方島嶼扎西恩度斯 (Zacynthos)。

場。但要說服雅典不是件容易任務。科賽拉與雅典相距遙遠，兩個城邦素無交情，科賽拉並未對雅典有恩，雅典無任何義務幫助科賽拉。更糟糕的是，科賽拉的外交孤立並非地理因素或外交圍堵造成，完全是科賽拉人自己決定。科賽拉人當初選擇外交孤立，「避免受制於軍事同盟的關係，被迫共同承擔盟邦決策風險。」³² (Thuc.1.32.4) 這確實是明智作法；放棄外交孤立政策後來導致科賽拉內戰。但是，現在問題是，如此善於明哲保身的城邦如今有何資格向其他城邦要求協助？特別是科賽拉此時危機極大，任何伸出援手的城邦等於跟整個伯羅奔尼撒聯盟宣戰，要與科賽拉共同面對生死存亡的危機。在這場辯論中我們會看到中小城邦如何引領國際霸權進入戰場，共同承擔他們的危機。

科賽拉使者主打利害考量。使者一開場便承認雅典確實無義務幫忙，但宣稱基於兩個理由，雅典仍然應該幫助科賽拉對抗伯羅奔尼撒聯盟。首先，幫助科賽拉符合雅典利益；其次，科賽拉人將來會回報雅典恩情。(Thuc.1.32.1) 使者分析國際情勢，「斯巴達人畏懼雅典的發展，意圖武力解決」；³³ (Thuc.1.33.3) 兩大強權戰爭不可避免，而且即將爆發；科賽拉在這即將爆發的大戰中有決定勝敗的關鍵角色；科賽拉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與義大利及西西里之間，可有效切斷兩地之間的補給與軍隊往來。³⁴

³² 修昔底德未說明避免被捲入國際衝突的具體作法。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68. 將外交孤立政策解釋為不挑釁。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77. 解釋為「避免衝突以維持和平。」這種解釋太過簡化。我們從其他中小城邦案例看到單靠城邦本身自制，並不能免於被捲入其他地區衝突。

³³ 這也是修昔底德一再強調的理論：戰爭根本原因是斯巴達畏懼雅典勢力快速發展。Thuc.1.118.2.

³⁴ 這可能指涉雅典17年後西西里遠征。但是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71. 也指出雅典與義大利地區早有往來。不管怎樣，科賽拉的地理位置最後並未能阻止斯巴達援助西西里島，也未能阻止西西里艦隊介入戰爭。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107-108. 指出以地理位置加上戰船數量，科賽拉確實可能封鎖伯羅奔尼撒半島與義大利地區海上交通，只是後來表現遠不如預期。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240. 亦強調科賽拉位置的戰略價值。

(Thuc.1.36.2) 但更重要的是，科賽拉擁有僅次雅典的艦隊。³⁵斯巴達已經是希臘最強陸地強權，在未來戰爭中，雅典唯一希望寄託於雅典艦隊。³⁶雅典若有科賽拉艦隊加入，有如猛虎添翼；但斯巴達除了科林斯艦隊，再加上科賽拉艦隊，雅典僅有的海上優勢便不復存在。科賽拉使者警告，失去科賽拉，對於雅典而言，將會是致命打擊。(Thuc.1.36.3) 科賽拉使者因此誇稱，科賽拉的請求不僅不是沈重負擔，還是絕無僅有的天賜良機。(Thuc.1.33.2)

即使科賽拉確實擁有雅典亟需的重要資源，然而，科賽拉是否真會義無反顧幫助雅典？先前說明，科賽拉人自古以來便有自傲自私的刻板形象，這種城邦當然令人疑慮。科賽拉使者花了更多力氣主張科賽拉將會是雅典忠實盟友。³⁷首先，使者坦承孤立政策的錯誤（ἀμαρτία），但也強調孤立政策並非出自不道德考量（κακία）。孤立政策過去確實保障科賽拉不受其他城邦牽連，但如今也導致科賽拉陷入孤立無援困境。科賽拉錯在錯估形勢（ἀβουλία），但不是品德卑劣。(Thuc.1.32.5) 言下之意，城邦為了自保，自可採取任何有利外交政策。其次，科賽拉自居為受害者，為了自衛不得不反擊。殖民者遠赴海外建立新城市，為的不是成為母邦奴隸，而是要建立另一個平等城邦。³⁸(Thuc.1.34.1) 第三，科賽拉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口，科賽拉人對雅典幫助必然刻

³⁵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235. 強調科賽拉艦隊的去向對雅典海上優勢與根本生存有重大影響。諷刺的是，科賽拉海軍後來表現極差，對於雅典貢獻其實不多。A. W. Gomme, A. Andrew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68;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91; Edith Foster, *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p. 78.

³⁶ 科賽拉的分析也正是雅典後來採取策略：避免與斯巴達陸軍正面遭遇，改以海軍騷擾斯巴達沿岸地區。Thuc.1.42-1.43.

³⁷ 科賽拉在西元前 410 年，雅典處境艱難之際背棄雅典。Simon Hornblower, Anth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4th edition, s.v. “Corcyra.”

³⁸ 科賽拉對待殖民地伊庇達姆斯的作法顯然並非如此。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78. 指出科賽拉與科林斯都只挑對己有利說法再加以誇大。在古希臘國際政治中干預其他城邦內政的堂皇理由包括幫助弱小與維護各城邦自主等。參見 Polly Low,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Classical Greece: Moralit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75-211.

骨銘心，日後也必定回報。（Thuc.1.33.1）最後可能也是最有說服力的理由，使節宣稱，雅典與科賽拉有勢如水火的共同敵人，也就是科林斯與斯巴達。換言之，不管科賽拉人過去孤立政策，不管是否知恩圖報，與科林斯的衝突誰是誰非，甚至不管科賽拉願意或不願意，科賽拉因為恐懼科林斯與斯巴達的報復，必然會是雅典最忠實盟友。³⁹（Thuc.1.35.5）科賽拉使者表述的是極端現實的人性觀：眼前的利害超越人固有行為模式，甚至超越自由意志，成為決定行動的根本因素。

科賽拉的演講是鼓吹戰爭的鷹派思維。科賽拉代表強調，期待他人善意是天真錯誤的想法，唯有以武力為後盾，才能讓他人畏懼與尊重。（Thuc.1.36.1）另一方面，科賽拉強調先發制人的策略。使者宣稱科林斯真正目標是摧毀雅典，才極力阻止科賽拉與雅典聯盟。科賽拉呼籲雅典要放眼未來：「算計人，不要被人算計。」（Thuc.1.33.4）這類鷹派論述此時第一次由科賽拉人提出，後來也貫穿了整個伯羅奔尼撒戰爭。單憑這點，便足以說明這個中型城邦在修習底德史學的重要地位。

科賽拉使者講完後，科林斯使者接著回應。科賽拉主要訴諸未來發展：未來的戰爭以及科賽拉未來的用處。科林斯人則訴諸過去：過去形成的國際規範以及過去科林斯對雅典的恩惠。⁴⁰科林斯使者首先表示，戰爭並非不可避免，只要雅典人以善意回報善意。使者提到過去當雅典盟邦反叛時，伯羅奔尼撒許多城邦主張支援這些反叛的雅典盟邦時，科林斯獨排眾議，認為所有霸權都有權控制屬下盟邦。⁴¹（Thuc.1.41.2）科林斯因此確定了各個霸權尊

³⁹ 例如Paula Debnar, “Rhetoric and Character in the Corcyra Debate,” p. 127.

⁴⁰ 科林斯演講看似比較符合傳統規範，其實也有隱而不顯的算計與言行不一之處。Tim Rood, “Rhetoric, Reciprocity and History: Thucydides’ Corcyra Debate,” in *I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ucydides: The Speeches*, ed. M. Scortsis (Athens: Municipality of Alimos, 2006), pp. 67-68; Edith Foster, *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pp. 61-62.

⁴¹ Tim Rood, “Rhetoric, Reciprocity and History: Thucydides’ Corcyra Debate,” p. 68. 指出科林斯並未真正幫助到雅典。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75. 指出科林斯曾勸阻斯巴達支持

重彼此勢力範圍這個國際政治原則。雅典過去既然得益於此一原則，便不應現在破壞這個原則。（Thuc.1.43.1）

科林斯使者呼籲雅典人三思而行，表示目前正是他們所謂的關鍵時刻。「過去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人們常常只想打擊敵人，心裡只有勝利，忽略了所有其他考量。在這樣時刻裡，即使只要現在能提供協助，過去的敵人也成了朋友。如果現在礙事，即使曾經是真正朋友也被當作敵人。為了眼前勝利，人們損害了本身利益。」（Thuc.1.41.2-3）這類反戰聲音一直都在，但後來都被主戰聲音取代。

科林斯使者也抨擊科賽拉的信用。使者表示，科賽拉孤立政策絕非他們所說的那麼無辜。科賽拉地處重要航線，國際船隻船隻來往科賽拉港口。當發生糾紛時，因為孤立政策，科賽拉法庭判案不受任何國際司法協定約束。判決結果自然偏向科賽拉一方。科林斯人宣稱，科賽拉的孤立政策其實是合法強盜外國商人的陷阱。⁴²（Thuc.1.37.4）

科賽拉孤立政策另一不可告人動機，科林斯使者接著闡述，是要獨占地區貿易利益。真正結盟除了共患難，也要同富貴。自私自利的科賽拉人分享給盟友的永遠只有風險。科賽拉人說對一件事，結盟的後果是被盟友拖累，但這個指責特別適用科賽拉。

科賽拉人一帆風順時就該與雅典結盟。而不是等到冒犯我們科林斯人，惹火上身了才來求你們。他們過去強盛繁榮時不曾與你們分享，現在卻要你們承擔他們的罪行。雅典原本置身事外，現在卻要分擔科賽拉的責任。他們應該先與你們分享好處，然後要求你們分擔苦果。（Thuc.1.39.3）

至於科賽拉指控科林斯是侵略者，如同上述，科林斯使者表示他們是宗主國，科賽拉是殖民地，殖民地有尊重母邦的義務。母邦

⁴² 雅典僭主西比阿斯（Hippias）復辟。但修昔底德不知為何未提此點。

⁴² Paula Debnar, “Rhetoric and Character in the Corcyra Debate,” pp. 119-120. 表示科林斯甚至暗示科賽拉人是海盜。參見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26.

對殖民地沒有侵略問題。大多數殖民地都很滿意科林斯這個母邦。使者甚至表示，即使母邦有錯，殖民地也應逆來順受，至多只能訴諸國際社會輿論壓力。⁴³ (Thuc.1.38.5) 不過，既然使者才剛提到每個強權尊重各自勢力範圍；國際輿論顯然無法產生實質效力。這個提議對雅典有一定吸引力。國際霸權商議各自勢力範圍，並絕對尊重對方勢力範圍內一切作為，對霸權而言這是雙贏的決定；但對於科賽拉這類曾遭外來政權殘酷對待的殖民地來說，簡直惡夢再度成真。這也是本文強調科賽拉困境的理由。科賽拉反抗，除了連累整個希臘世界，也導致本身社會解體；但不反抗下場也是悲慘。批評科賽拉挑起戰爭的說法未能夠同情理解中小城邦的困境。

最後，科林斯使者呼籲：科林斯不必然是雅典與科賽拉的共同敵人。如前所述，科林斯過去曾經幫過雅典。雅典如果幫助科賽拉，才會把科林斯變成敵人。使者警告雅典必須明白敵我關係的真正因果關連。 (Thuc.1.43.1-2)

雅典公民大會聽完雙方陳述，顯然難以決定。修昔底德告訴我們，第一次大會民意傾向科林斯，但第二次大會卻決議提供科賽拉有限支持，也就是唯有當科賽拉領土遭受攻擊時，雅典才有義務提供軍事援助，但若科賽拉主動攻擊科林斯或其他外邦領土時，雅典沒有義務支援。⁴⁴ 科賽拉對於雅典的義務亦同。

(Thuc.1.44.1) 修昔底德解釋，雅典人有兩個打算，一個是同意科賽拉說法；與伯羅奔尼撒聯盟的戰爭即將開始，科賽拉將會是成敗

⁴³ 殖民地是否屬於宗主城邦勢力範圍，是有疑義的，不過作為政治訴求，有一定吸引力。參見 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pp. 119-120.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p. 81-82. 指出科林斯人言過其實，殖民地尊重但不一定服從宗主國。

⁴⁴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86 與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237. 認為修昔底德此段描述可能在強調雅典民意分歧。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76. 認為雅典人在第一次會議僅聽取科林斯說法，但未做決議。但是修昔底德明白告訴我們，科賽拉演講先於科林斯。

重要關鍵。⁴⁵另一個打算則是讓科賽拉與科林斯這兩個海上強權持續互耗，雅典可以坐收漁翁之利。⁴⁶ (Thuc.1.44.2) 這是修昔底德一貫的解釋模式：追求利益與權力是最基本人性。但我們對於修昔底德的描述可以有不同解釋：雅典決策的反覆顯示雅典（以及斯巴達）內部存在許多不同意見。⁴⁷我們接著會看到，雅典與斯巴達並未立刻進入戰爭，而是在猶豫、談判與試探下一步步走向戰爭。我們也會看到，在國際體系操作下即使強大如雅典與斯巴達也沒有獨善其身的自由。

3. 雅典與斯巴達

雅典會議結束後科林斯立刻集結武力進攻科賽拉。雅典一開始只派出十艘戰艦援助科賽拉。海戰開始時雅典艦隊只在一旁觀看，因為雅典政府指示是唯有科林斯軍隊即將登陸科賽拉時才可介入。（Thuc.1.45.3; 1.49.4）當科賽拉海軍即將戰敗之時雅典艦隊介入，終於與伯羅奔尼撒聯盟主要城邦之一科林斯直接武力衝突。⁴⁸ (Thuc.1.49.7) 海戰第二天，科林斯艦隊質疑雅典艦隊是否以行動向

⁴⁵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97. 指出科賽拉事件之前雅典人已有戰爭準備。科賽拉演講不一定有重要影響。然而，雅典人或許並不需被教導國際現實主義道理，但這次結盟的請求與詳細理由仍是由科賽拉主動提出。修習底德並未清楚交待雅典想法。

⁴⁶ 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p. 123. 強調這類思維甚至比科賽拉或科林斯主張更極端。但其實科賽拉已經提到類似思維，Thuc.1.35.5.

⁴⁷ 參見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136; Lawrence Tritle,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hichester: Blackwell, 2010), p. 29.

⁴⁸ 關於雅典此時策略，學者意見紛歧。Philip A. Stadter, “The Motive for Athens' Alliance with Corcyra (Thuc.1.44).”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4: 2 (January, 1983), pp. 134-135. 認為，與科林斯的衝突出乎雅典意料，但這場戰爭大致符合雅典算計；科賽拉與科林斯削弱了彼此實力。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53. 則認為雅典除了試圖削弱科賽拉與科林斯實力之外，也有避免挑釁斯巴達的計算在裡面。Edith Foster, *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p. 78. 則認為雅典在此戰役被迫捲入原本無關的衝突，導致與斯巴達的全面戰爭以及雅典最後敗戰。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78. 認為雅典內部紛歧是雅典只派出極小艦隊的原因之一。

伯羅奔尼撒聯盟宣戰，雅典艦隊否認，認為他們只是協助保護盟邦。（Thuc.1.53.2-3）但科林斯事後仍然宣稱雅典此舉破壞了雅典與伯羅奔尼撒聯盟的和約。（Thuc.1.55.2）科林斯次年援助北希臘的波提帝亞，一個科林斯殖民地但隸屬雅典帝國的城邦，反叛雅典未成。即使雅典並不情願，希臘世界西方邊陲的區域衝突，仍然循著國際體系網絡，牽動核心與其他邊陲地區。（Thuc.1.56.2）

希臘世界另一霸權也被迫捲入。斯巴達邀請伯羅奔尼撒聯盟以及所有不滿雅典的城邦討論對策。科林斯使者不再呼籲謹慎以對，反而像科賽拉使節在雅典，都鼓吹戰爭不可避免，必須先發制人，以武力維護和平。⁴⁹科林斯使節甚至指責斯巴達保守遲鈍導致雅典日益坐大，有失領袖職責。（Thuc.1.69.3）科林斯使者警告雅典人積極冒險，總是不斷尋找新目標向外擴張，永不滿足；這樣的民族勢必翻攬整個希臘世界，讓所有人不得安寧。（Thuc.1.70.2-9）使者告誡斯巴達，唯有武力才能嚇阻雅典。斯巴達的保守遲鈍不合時宜，必須徹底變化。科林斯人最後威脅，若斯巴達仍然不行動，科林斯和其他盟邦就會脫離斯巴達，另謀更好出路。⁵⁰使者如是說：

給予你的盟邦，特別是波提帝亞，你原本承諾的支援。立刻進軍雅典。不要讓你的朋友與盟邦落入可惡敵人手裡。不要逼我們，在絕望之餘，加入其他聯盟……考慮清楚。領導伯羅奔尼撒，這個從你們祖先傳到你們手裡的聯盟，不要讓它沒落。（Thuc.1.71.4-7）

雅典與斯巴達霸權不同：斯巴達更倚賴聲望與盟邦的自願跟隨；

⁴⁹ Lawrence Tritle,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38. 強調科林斯操作斯巴達對抗雅典。

⁵⁰ 科林斯在斯巴達與雅典私訂和約（the Peace of Nicias, 422 BC）之後，確實計畫聯合阿果斯（Argos）等其他城邦繼續對抗雅典。Thuc.5.27-5.29. 但斯巴達奮起，總算贏回盟邦信任。Thuc.5.57.1;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292. 認為科林斯威脅不了斯巴達；但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308-309. 又認為科林斯是將斯巴達推向戰爭的推手之一。

雅典盟邦不能用科林斯的口氣數落雅典。兩種霸權性質不同，但都是建立在盟邦的資源之上。

雅典使節剛好因為其他緣由來到斯巴達，隨後表達雅典立場。雅典使節首先誇口雅典在波斯戰爭表現英勇，保全整個希臘世界。至於雅典帝國，則是因為雅典領導希臘城邦對抗波斯，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⁵¹使節承認：現在雅典已成希臘世界共同敵人；但這更是雅典絕不能放棄帝國的理由。因為只要雅典放任盟邦自由脫離，這些城邦早就痛恨雅典剝削，會立刻加入伯羅奔尼撒聯盟報復雅典。因此雅典為了生存，即使不受歡迎，必須堅持帝國政策。（Thuc.1.73-75）這篇演講首次清楚交待雅典帝國主義的論述，相當重要。使者說道：

現在雅典遭眾人怨恨，情勢不再安全。某些盟邦試圖脫離，被我們鎮壓。你們斯巴達人對我們不再友善，反而抱持疑慮與對立的態度。在這處境下放棄帝國顯然是危險的決定，特別是如果脫離雅典掌握的城邦，轉投你們陣營。當事關生死存亡，為求生存的努力，不應被苛責。

（Thuc.1.75.4-5）

最後，雅典使者，就像科林斯使者之前在雅典的反戰談話，宣稱戰爭風險極高，不確定因素極多，非人力可預測與控制；雅典與斯巴達可以過去約定的程序解決爭議，無須訴諸武力。（Thuc.1.78）

斯巴達聽完各方陳述後進行閉門會議。（Thuc.1.79）斯巴達王亞奇達姆斯（Archidamus, c.469-427 BC）主張謹慎，不能低估雅典實力。他分析敵我情勢，認為雅典距離遙遠，海戰經驗豐富，又有強大的步兵和騎兵，更重要的是，雅典極為富有，人口更是希臘第一。面對這樣不典型敵人，斯巴達既沒有經驗也沒有充分的準

⁵¹ 除了雅典本身表現與斯巴達消極作為之外，另一個造成雅典帝國的原因是希臘城邦本身問題。在對抗波斯再度入侵的軍事同盟中，絕大多數城邦選擇出錢，而非建立自己的艦隊。雅典用來鎮壓盟邦的艦隊其實來自盟邦過去提供的金錢。Thuc.1.99.

備。斯巴達唯一優勢是陸軍，但單靠陸軍根本無法擊敗雅典。雅典人只要躲在城牆以內，斯巴達無計可施。雅典城內所需物資可從海路運送，斯巴達無法封鎖。亞奇達姆斯指出，打敗雅典唯一方法是策動雅典海外盟邦反叛，切斷雅典海上交通。這意味著斯巴達必須建立與雅典匹敵的強大艦隊。但斯巴達根本欠缺建立艦隊的經驗與金錢。

斯巴達應該怎麼做？亞奇達姆斯認為，從現在開始兩三年內應先以外交手段與雅典談判，同時間盡量爭取新盟友，不管是希臘城邦或者是希臘人素來鄙視的野蠻人，只要有助於斯巴達財務與艦隊的建立。⁵² (Thuc.1.82.1) 亞奇達姆斯將這場戰爭定義為雙方整體經濟實力的對決。他說：

雅典盟邦的數量不少於我們，他們的盟邦還提供雅典經費。戰爭不只是軍隊的對決，更是金錢的對決。金錢支撐軍隊。陸上強權對抗海上強權的戰爭更是如此。(Thuc.1.83.2)

亞奇達姆斯反對立刻開戰。他認為目前狀況只是斯巴達某些盟邦的問題，可以用其他方式處理；部分成員的問題不應傷害整體聯盟利益。(Thuc.1.82.6) 斯巴達人身為盟主，對於未來的發展，負有最大責任；斯巴達應審慎思考，做出負責的決定。(Thuc.1.83.3) 然而，斯巴達王並未得到多數支持。一位斯巴達督政官(ephor)出聲反對，強調斯巴達不能容忍盟友被雅典欺壓。雅典「也許有很多錢、艦隊與戰馬，但斯巴達人擁有好戰友，斯巴達人不能出賣戰友給雅典人。」(Thuc. 1.86.3) 絝大多數斯巴達人決議向雅典宣戰。修昔底德明白指出，盟邦的爭奪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根本原因。⁵³

⁵² 斯巴達最後是靠波斯援助建立艦隊，擊敗雅典艦隊，獲得最後勝利。Thuc. 8.5.4

⁵³ 雅典或斯巴達應對戰爭爆發負較大責任？戰爭是否不可避免？學者意見紛歧。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345-356. 雖年代久遠，仍有參考價值。最近討論參見 Lawrence Tritle,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30-39.

〔在過去50年內〕雅典帝國越來越強，實力大幅擴張。斯巴達人，雖然有所聽聞，幾乎完全沒有制止，大多數時候保持沈默，因為斯巴達一向不輕言戰爭，除非被迫；同時也是因為斯巴達內部還有其他戰事。⁵⁴後來，雅典實力的提升不容再忽視，雅典開始爭奪斯巴達的盟邦。到了這個時候，斯巴達人終於無法忍受，投注全部心力，決意壓抑雅典氣焰，如果可能的話，甚至以戰爭摧毀雅典這個敵人。

(Thuc.1.118.2)

然而，就像雅典開兩次公民大會討論科賽拉，斯巴達也召集盟邦再度商討是否宣戰雅典。斯巴達也到德爾菲神廟詢問戰爭吉凶。顯然，斯巴達並未像修昔底德所言決意與雅典開戰。科林斯使者再度發言主戰，但訴求對象則是尚未與雅典直接衝突的盟邦。使者警告不要因為地處內陸不受雅典海軍威脅，便以為事不關己。內陸城邦仍然需要進出口貨物。雅典艦隊若封鎖海上貿易路線，內陸與海岸城邦同受其害。孤立政策不會是任何城邦的明智政策。「為了享樂而避戰反而可能更快失去和平生活各種好處」。

(Thuc.1.120.4) 地中海貿易網絡發達，將所有城邦都捲入戰爭。

伯羅奔尼撒聯盟決議雅典違反和約。⁵⁵但聯盟也同意，就像亞奇達姆斯的分析，聯盟尚未有充分戰爭準備；需要一兩年準備再對雅典展開攻擊。(Thuc.1.125)

從伯羅奔尼撒聯盟決議戰爭到戰爭真正開始期間，斯巴達三度派出使節與雅典談判，其目的或者是阻止戰爭，或者如修昔底德所言，雙方擺出和平姿態以推卸開戰責任。當三度正式談判破裂後私下協商仍未停止。⁵⁶ (Thuc.1.146) 斯巴達使節第一次出使雅

⁵⁴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360. 列舉斯巴達內部問題包括農奴反抗、政治菁英鬥爭、地震等。

⁵⁵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201. 修昔底德報導聯盟決定戰爭。但就像Hornblower指出的，修昔底德可能曲解事實：伯羅奔尼撒聯盟只初步認定雅典違反和約，仍未宣戰。如此方能解釋為何會議後與雅典協商仍然持續。

⁵⁶ 斯巴達大軍入侵雅典前一刻斯巴達王仍然遣使與雅典談判。雅典拒絕和談，專人

典，提出現代人看來很奇怪的要求：雅典應處理伯里克利（Pericles）家族二百年前褻瀆神明的罪行。伯里克利是雅典當時最有權勢也是主戰最力的政治領袖。斯巴達的用意是提醒伯里克利家族的古老詛咒，折損主戰派威信。⁵⁷（Thuc.1.127.2）雅典回敬，斯巴達應先處理自己的宗教罪行。（Thuc.1.128.1-2）斯巴達第二次談判實際許多：只要求雅典終止對梅加拉城邦（Megara）的貿易禁令。梅加拉是雅典北鄰城邦，與科林斯分據伯羅奔尼撒半島出入口，是斯巴達重要盟邦。雅典禁止梅加拉貨品進出雅典控制的所有港口，把梅加拉排除在整個東地中海貿易之外，梅加拉因此經濟破產。但雅典再度拒絕斯巴達的和平提議。⁵⁸（Thuc.1.139.2）斯巴達最後一次使節團傳信：「斯巴達希望和平。只要雅典放手，讓希臘人自治（αὐτόνομος），和平仍然有望。」（Thuc.1.139.3）換句話說，斯巴達要求雅典讓盟邦自由決定留下或者脫離雅典。這顯然不是雅典能夠答應的條件。⁵⁹

雅典公民大會討論斯巴達最後通牒。主戰與主和的意見都有，但修昔底德只陳述了伯里克利的說法。伯里克利是極重要人物，修昔底德總共記錄他三次演講。雖然修昔底德表示伯里克利強烈主戰，但伯里克利第一次演講卻主張雅典與斯巴達的爭議應交付第三方仲裁，因為這是雙方過去同意的解決方式。⁶⁰（Thuc.

護送使節出境，避免使節與人接觸。Thuc. 2.12. Lawrence Tritle,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33. 認為斯巴達這個階段並不願開戰，仍希望透過協商以取得各方可接受結果。但 Tritle 說法不能解釋斯巴達為何在其中兩次協商中提出雅典顯然難以接受條件。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322. 認為斯巴達的反覆反映內部主戰與主和派系的鬥爭。但此派系鬥爭理論並無足夠證據支持。

⁵⁷ 巧的是戰爭第二年雅典發生瘟疫。有些人便把瘟疫解釋成神明處罰雅典，因為雅典未能淨化伯里克利家族罪行。現代人覺得匪夷所思，但這樣說法自有其古代信仰基礎。Thuc.2.64.

⁵⁸ 雅典為何懲罰梅加拉？為何梅加拉如此重要？還有為何修昔底德對梅加拉如此輕描淡寫？學者仍然不甚了解，相關討論參見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p. 111-112.

⁵⁹ 參見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451.

⁶⁰ 學者指出當時並沒有足夠份量的仲裁者。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1.140.2) 他指責斯巴達直接提出各種要求違反這個約定，雅典如果讓步，斯巴達將會步步進逼。（Thuc.1.140.5）顯然，雅典內部對於戰爭仍有疑慮。伯里克利也提議，只要斯巴達也能夠接受雅典陣營自由進出伯羅奔尼撒聯盟勢力範圍，雅典就會停止制裁梅加拉；只要斯巴達願意讓他的盟邦自由，雅典也會還給盟邦自由。

(Thuc.1.144.2) 雅典回以斯巴達不可能答應的條件，規避挑起戰事的責任。

伯里克利接著分析雅典與斯巴達雙方戰力。他的分析回應斯巴達王的分析，兩者都指出雅典在海軍與財力的優勢；若要打敗雅典，必須先建立可跟雅典匹敵的艦隊。兩人不同之處有兩點，第一點，伯里克利指出伯羅奔尼撒聯盟是合議制，斯巴達雖是盟主，卻沒有絕對權威，聯盟內部分歧會連累聯盟行動。（Thuc.1.141.6）第二，斯巴達王樂觀認為斯巴達的艦隊可以在幾年內建成，伯里克利則認為航海是種專業。建立艦隊不僅需要龐大經費，更需要極長時間訓練。他自信說道，斯巴達人是農夫，根本不懂海洋。⁶¹ (Thuc.1.142.7-9)

伯里克利的演講顯示國際體系是雅典人政策辯論的重要考量。梅加拉禁令不過芝麻小事，但取消禁令在國際社會造成雅典畏懼斯巴達的印象；拒絕仲裁會被當成國際秩序破壞者。雅典國際形象影響雅典決策。那麼，雅典如何理解自己的國際形象？

西元前 431 年戰爭終於爆發。雅典與斯巴達聯盟侵入彼此領土。斯巴達從陸路入侵，雅典人退入城內，派出艦隊攻擊伯羅奔尼撒聯盟。該年底伯里克利在陣亡公民葬禮上發表著名國殤講詞，歌頌雅典，表揚為國捐軀的精神。這是伯里克利第二篇演講。他歌頌雅典人創造了帝國與民主制度：雅典依法統治，人人平等，更保護受壓迫者；雅典人不偏好富人，但依個人能力選任領袖；社會自由開放，互相尊重，文化興盛，經濟繁榮，人民自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453. Lawrence Tritle,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34.

⁶¹ 斯巴達人確實花了 30 年才培養出傑出海軍將領，擊敗雅典。

信，天生勇敢善戰。（Thuc.2.37-39）在對外關係上，全世界都喜歡雅典人，因為雅典人最慷慨樂施，最喜歡幫助朋友。伯里克利頌道：

我們雅典人交朋友，是去幫助朋友，而不是從朋友得到好處。施予恩惠的人才是真正朋友：他們付出出於善意，為了鞏固友誼；接受恩惠者看起來就不是那麼真誠，他們自己知道，他們的付出是在回報恩情，不是真正主動慷慨助人。唯有我們雅典人，不計較後果，而是因為相信自由，毫無保留地幫助他人。總結來說，我以為，我們整個城市就是全希臘的典範。⁶² (Thuc.2.40.4-2.41.1)

伯里克利接著說道：雅典帝國就是雅典人民優越的最好事實證明。偉大的雅典帝國受到盟友與敵人一致推崇。無須文學誇飾，帝國已經是萬世景仰的榮耀。伯里克利頌道：

唯有敗於雅典，入侵的敵人會坦然接受失敗；也唯有在雅典統治下被統治者欣然接受統治。我們雅典帝國，留下偉大建樹，世人見證。這代與後代都會讚嘆我們的事功。雅典不需要荷馬詩人歌頌。詩歌或許帶來一時喜悅，事實更超越文學誇飾。我們以冒險犯難的行動打開所有海洋與陸地。在每個地方，不管成功或失敗，都樹立了永恆的標記。⁶³ (Thuc.2.41.3-4)

然而伯里克利的頌讚隨即遭遇挑戰。戰爭第二年斯巴達人兵臨城下，在雅典人面前蹂躪城外田園，雅典人並沒有勇敢迎戰。更糟的是，雅典城內爆發瘟疫，幾成人間煉獄，伯里克利誇頌的法治與文化蕩然無存。雅典向斯巴達求和未果，反戰聲浪高漲。伯里

⁶² A.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24. : 「整篇國殤講詞沒有比這段文字更堂皇的讚美，也沒有更諷刺的。」雅典帝國主義行徑完全違背這樣的讚美。

⁶³ 此段翻譯問題多參考 A.W. Gomme, A. Andrewes and K.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p. 128-129 修改。

克利再次召開公民大會，說明戰爭的必要性。他發表第三次也是最後演說。伯里克利一方面呼籲雅典人要有信心，因為雅典海軍無敵，終將勝利。（Thuc.2.62.2）但另一方面，伯里克利也指出，不管雅典人願意或不願意，戰爭已經是雅典生存必要作法。一反國殤講詞中頌揚雅典帝國是法治、自由與慷慨等德性的具體實現，各盟邦衷心嚮往，近悅遠來。伯里克利明言雅典的財富與艦隊都是剝削其他城邦而來。伯里克利不諱言雅典長久掠奪其他城邦，所有人恨之入骨，隨時準備叛變。但這也是雅典絕對不能放棄帝國，與斯巴達和談的原因。關於雅典帝國的本質，其實早在雅典使節在斯巴達的談話中便已提及；（Thuc.1.73-75）伯里克利第一次演講也有提到。（Thuc.1.143. see also 2.13; 3.37）但是在最後一次演講伯里克利給了最直接了當的描述：

雅典帝國現在就像暴君：選擇帝國或許不應該，但放棄帝國則是危險的事。⁶⁴（Thuc.2.63.2）

伯里克利成功說服雅典人，戰爭繼續，但伯里克利本人次年意外死於瘟疫。因為戰爭，雅典自我理解的國際形象有了劇烈變化；原本自詡希臘世界典範，現在自認希臘暴君。這個自我理解的變化也讓雅典人更相信和談無望，戰爭是唯一選項。

4. 科賽拉的內戰

西元前427年，雅典主攻海岸，斯巴達進擊內陸，互有斬獲，但都不願意進入對方優勢戰場決勝負，戰爭成了長期消耗戰。在這一年，科賽拉內戰爆發。內戰其實是戰爭期間許多城邦都有的問題，但修昔底德對科賽拉內戰描述詳細，使科賽拉成為最著名

⁶⁴ A. W. Gomme, A. Andrew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 p. 175. 指出暴君／暴政原是雅典敵人指責雅典的貶抑詞。伯里克利是第一個用這個詞形容雅典的雅典人。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88-89. 對伯里克利這句話頗為輕描淡寫，僅表示暴君一詞是伯里克利用來強調唯有戰爭，雅典才能生存。至於雅典帝國是否真如暴君一般，Kagan 不置可否。這或許是因為 Kagan 視伯里克利為溫和派偉大領袖，伯里克利一手打造的雅典帝國不能有如此負面形象。

案例。

所有城邦都有政治衝突。但穩定的城邦會有衝突處理機制，譬如抽籤任官、任期或法院仲裁等。這套機制可能不公不義，不可能所有人滿意，但至少防止局部衝突蔓延成全面暴力對抗。科賽拉內戰的爆發，與科賽拉放棄外交孤立政策密切相關。伯羅奔尼撒聯盟與雅典接續介入，造成城邦衝突處理機制失靈，社會秩序徹底瓦解。內戰便是當初科賽拉孤立政策亟欲避開的風險。

科林斯在先前海戰俘虜許多科賽拉戰俘。大多數賣作奴隸，但有 250 個戰俘屬於科賽拉統治階級，卻備受禮遇。（Thuc.1.55.1）科林斯後來釋放這些戰俘。科林斯的動機不明，畢竟雙方面還在戰爭狀態。一個說法認為這些戰俘付出贖金才獲得自由，但修昔底德認為這些人與科林斯秘密協議，要策動科賽拉轉投伯羅奔尼撒聯盟。（Thuc.3.70.1）

這些戰俘回到科賽拉後鼓吹恢復外交孤立政策，主張拒絕雅典或斯巴達艦隊進入科賽拉。（Thuc.3.71.1）或許是因為科賽拉與科林斯仍是敵人，他們並未主張加入伯羅奔尼撒聯盟，但也可能真心相信孤立政策保護科賽拉免受其他城邦牽連，即使被國際社會指責自私自利，依然最符合科賽拉整體利益。但不管他們動機為何，科賽拉不再能獨善其身。相反地，整個城邦分裂為支持雅典的民主派與支持伯羅奔尼撒聯盟的寡頭派兩大陣營，展開激烈政治鬥爭。⁶⁵

一開始，寡頭派透過合法方式進行政治鬥爭。在民主城邦這意味著在公眾場合與公民大會辯論，說服群眾。但公民投票一方面支持繼續與雅典同盟，另一方面又要與伯羅奔尼撒聯盟重修舊好。寡頭派成績極為有限，科賽拉並未回到孤立主義的傳統，更

⁶⁵ Marc Cogan, “Mytilene, Plataea and Corcyra Ideology and Policy in Thucydides, Book Three,” pp. 12, 20. 認為同一年米堤里尼叛變後，雅典開始依據政治意識型態介入他邦內政；民主與寡頭意識形態對立才成戰爭重要因素之一，也加深各邦內部衝突。但 Cogan 頂多說明了雅典帝國政策的變化；平民與寡頭的對立早已存在各邦內部，雅典的推波助瀾不一定是內戰主要成因。

不是脫離雅典，靠攏伯羅奔尼撒聯盟。⁶⁶ 寡頭派接著到人民法院控告民主派領袖背叛科賽拉給雅典。法院作為政治鬥爭戰場是古希臘社會慣常現象。寡頭派在法院慘敗：法院宣判民主派領袖無罪。民主派反過來控告寡頭派領袖褻瀆神明。法院宣判寡頭派領袖有罪，處以被告無力支付的鉅額罰款。（Thuc.3.70.5）

通常鬥到這個階段勝負揭曉。依照古希臘政治政治鬥爭規矩，在公民大會失利，又不能在法院翻盤的輸家可以選擇接受判決或者流亡，然後耐心等待復出機會。但是科賽拉的國際處境給予寡頭派另一個選擇。寡頭派自信雖然科賽拉民眾不支持，但伯羅奔尼撒聯盟可以彌補民意不足，甚至有餘。⁶⁷ 寡頭派因此發動流血政變。趁政府官員集會時屠殺民主派重要領袖，接著召開公民大會，強行恢復外交孤立政策。（Thuc.3.70-71）民主與寡頭派在城內各自據點對抗。科賽拉內戰拉開序幕。⁶⁸

此時，伯羅奔尼撒聯盟與雅典次第介入，某些外力介入和緩情勢，但其它介入將衝突推至極端。修昔底德解釋：

民主派要引進雅典人，寡頭派要引進斯巴達人，衝突鬥爭充斥希臘各地。承平時期原本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引進外力。但在戰時兩邊同時拉幫結派傷害對手，謀取私利。這時候，想要改造社會（νεωτερίζειν）的革命黨，隨便都有理由向外尋求奧援。⁶⁹ （Thuc.3.82.1）

⁶⁶ I. A. F. Bruce, “The Corcyraean Civil War of 427 B.C.” pp. 108-109. 誤以為科賽拉恢復外交中立政策。A. W. Gomme, A. Andrew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p. 360;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176. 與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87. 視之為寡頭派初步勝利。但只要科賽拉與雅典仍是盟友，寡頭派便不算達成目的。

⁶⁷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88, 93-94. 甚至認為寡頭派與斯巴達早有密謀，寡頭派才膽敢發動政變；斯巴達艦隊未能及時趕到，導致政變失敗。

⁶⁸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87-118. 對內戰的進展提供非常詳細的描述。

⁶⁹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128-129. 提出避免內戰的方案：假如雅典一開始便保證對科賽拉平等互利，平息科賽拉內部對雅典疑懼；然後兩個

伯羅奔尼撒聯盟與雅典聽到科賽拉內戰立刻派遣艦隊。伯羅奔尼撒一艘戰艦首先到達，寡頭派受此激勵對民主派發動總攻擊。戰事猛烈，不僅男性公民參戰，奴隸、外籍傭兵，甚至婦女也都加入。最後寡頭派戰敗，放火燒城阻止民主派進逼，許多房屋被毀。伯羅奔尼撒戰艦見情勢不對，駛離科賽拉。（Thuc.3.72-74）

次日，12 艘雅典戰艦抵達。雅典艦隊指揮官試圖阻止民主派整肅寡頭派。⁷⁰他建議只處罰寡頭派領袖，赦免其他人。內戰情勢暫緩。但寡頭派並不信任民主派承諾，他們逃進寺廟與神壇尋求神明保護。（Thuc.3.75）此時，伯羅奔尼撒主力艦隊到來，超過 50 艘戰艦。民主派倉促上陣被擊敗，幸有雅典艦隊掩護才得以退回城內。（Thuc.3.76-78）。因為害怕城內寡頭派與伯羅奔尼撒艦隊裏應外合，民主派與寡頭派再次和解。（Thuc.3.80）

但緊接著伯羅奔尼撒艦隊獲知雅典主力艦隊抵達消息，連夜撤退。雅典主力艦隊抵達，民主派看到情勢再一次戲劇性轉變，重新發動整肅寡頭派。這次，新的雅典艦隊指揮官沒有阻止他們。⁷¹有些寡頭派已經與民主派和解，這些人被處死。留在神廟與或神壇尋求宗教庇護的寡頭派，少數選擇到法院接受審判然後被處死；其他人直接在神廟裡自盡。被認定為寡頭派支持者也當街處死。城內屠殺持續超過 7 天，居民互相殘殺，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政治立場差異最後已經無關緊要。中立的人反而被各方夾

城邦合力排除斯巴達與科林斯勢力。雅典作為唯一境外勢力，致力調解科賽拉平民與貴族矛盾，科賽拉內部將更穩定，各派系不能援引其他外力，內戰也就無由爆發。這樣的結盟對雅典與科賽拉都有利。但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130. 也表示，雅典其實無法容忍科賽拉政局平順，一路壯大為一方之霸；而科賽拉，看到雅典以往對待盟邦方式，也不會信任雅典。這個方案難以實現。

⁷⁰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104-105. 認為這位雅典指揮官的和解非常失敗。

⁷¹ 修昔底德未交代雅典指揮官動機。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 105. 認為這兩位雅典指揮官根本失職；一個因內戰而疲弱的科賽拉不符合雅典利益。但 Philip A. Stadter, “The Motive for Athens’ Alliance with Corcyra (Thuc.1.44),” pp. 134-135. 看法相反，認為科賽拉內耗，不能與雅典海上爭霸，才符合雅典利益。

殺。修昔底德解釋，這或者是因為他們拒絕選邊站，也或者是因为中立者置身事外，獨自保有身家性命，反而更遭妒恨。（Thuc. 3.82.8）許多人以保衛民主之名，清算私人恩怨與勒索錢財。（Thuc. 3.84）殺戮的瘋狂終於席捲整個城市，原本最被敬畏的宗教禁忌或者最被珍惜的情感都消失了。修昔底德描述：「有父親殺掉自己的兒子；有人從神明祭壇前被拖走，甚至就在祭壇被宰殺。」（Thuc.3.81.5）

倖存的寡頭派逃出城外與民主派繼續戰鬥，造成城內嚴重飢荒。（Thuc.3.85.2）直到二年後，科賽拉民主派在雅典幫助下終於擒獲最後五百多名寡頭派。雅典人原本承諾，只要寡頭派不逃跑，就會移至雅典受審，而不是留在科賽拉任由民主派處置。民主派並不打算鬆手，他們設計寡頭派逃跑再一舉擒獲，最後以殘酷方式全數殺害。科賽拉內戰到此暫告一段落。⁷²（Thuc.4.46-48）

外力介入引爆科賽拉內戰，先發制人的思維與古希臘競爭文化則是城邦內部重要因素。⁷³隨著戰爭進行，先發制人成為主流思維。過去經驗不再被重視，傳統規範不受尊重；人們發明各種藉口合理化一切手段，積極迎向未來。雅典接受毫無淵源的科賽拉為盟友，準備未來戰爭。斯巴達恐懼雅典未來擴張，跳過國際仲裁程序直接向雅典宣戰。基於同樣思維，科賽拉民主派與寡頭派預期對方未來可能威脅，爭相剷除對方。預期未來發展以為因應是人理性核心功能；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個再平常不過的理性思維從根本摧毁文明。修昔底德說明這種理性思維顛覆語言意義。

在這樣的情勢下，人們改變語言的傳統定義，重新定義善惡對錯。因為，勇敢現在指的是挺兄弟蠻幹到底的江湖義

⁷² 科賽拉內戰並未完全結束。西元前 410 年科賽拉再度爆發內戰。Diodorus 13.48. 引自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83-85; John Wilso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pp. 112-114.

⁷³ 引爆內戰，從內部瓦解敵人是普遍策略。參見 Thuc.1.122.1; 2.13.1; 2.20; 3.47.4; 3.62.4.

氣；審慎小心成了軟弱表現；溫和中道變成懦夫拖辭；面面俱到的思慮淪為毫無作為的空談；激進瘋狂才是男人本色；慎密的陰謀暗算成了堂堂正正的自我防衛。（Thuc. 3.82.4）

但若沒有古希臘特有的競爭文化，先發制人的思維尚不至於導致殘酷作為。修昔底德說道：「貪婪（πλεονεξία）與好名（φιλοτίμια）造成人們渴望勝利（τὸ φιλονικεῖν），這是一切問題的根源」。（Thuc. 3.82.8）比較順服的社會若有爭議發生，人們通常隱忍。希臘社會視隱忍為懦弱表現。古希臘社會強調競爭；戰場、法庭、公民大會，所有公眾場合都是競爭場域。權勢地位來自公開且激烈競爭。勝利者理所當然驕傲，這種心理滿足是他們不計成本投入競爭的理由；失敗者被勝利者羞辱也是意料之事。失敗乃人生常事，但不贏回來則是比死更難受的恥辱。因此，私人恩怨在競爭中累積，沒有結束之日。另外，在城邦這種人際關係緊密的小型社會中個人恩怨也是朋友與家族大事，經常連帶演變成整個城邦衝突。政治派系鬥爭引入外援，發動內戰的情節，並非科賽拉獨有。因為文化類似，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許多城邦雖然處境殊異但都有內戰，包括以下其他城邦。

三、其他次級城邦的大戰經驗

本文接著以其他中小城邦的際遇，說明國際體系這個結構因素的影響。這些次級城邦在地緣政治、歷史、內政外交的抉擇以及最後掙扎的方式差異極大，但大多數都走上毀滅一途。

（一）米堤里尼

米堤里尼（Mytilene）城邦位於地中海東部，緊鄰亞洲大陸海岸。米堤里尼是極少數被允許擁有自己艦隊的雅典盟邦。但戰爭開始三年後米堤里尼為了脫離雅典，尋求伯羅奔尼撒聯盟支持。米堤里尼派出使者在伯羅奔尼撒聯盟大會解釋背叛雅典的理由。使者說當初米堤里尼與雅典結盟對抗波斯，捍衛希臘自由。如今

雅典領導全然變質，從希臘自由的捍衛者變成壓迫者。雅典已經違反當初結盟宗旨，米堤里尼因此要在雅典完全控制米堤里尼之前，先行脫離雅典。⁷⁴ (Thuc.3.10.2-4) 米堤里尼使者也訴諸利害考慮。使者說雅典帝國剝削盟邦而成長，要擊敗雅典唯有切斷雅典與盟邦的關係；若伯羅奔尼撒聯盟拒絕米堤里尼，米堤里尼繼續為雅典所用，那麼，伯羅奔尼撒聯盟除了弱化自己，也加強了雅典的力量。(Thuc.3.13.5-6) 米堤里尼的論點早見於科賽拉與雅典的政策辯論。國際體系這個結構因素對希臘人並非未知因素。

伯羅奔尼撒聯盟決議接納米堤里尼。然而，伯羅奔尼撒聯盟根本無能援助遠在希臘世界另一端的海島城邦。經過一年圍城後，米堤里尼只能向雅典投降。雅典過去特許米堤里尼擁有艦隊，對米堤里尼的叛變深感憤怒。雅典公民大會原本決議處決所有男性，把所有婦孺賣作奴隸。但二天後民心有變，雅典再次討論對米堤里尼的處罰。修昔底德陳述了公民大會上重罰與輕罰兩方代表言論。⁷⁵

重罰派重複伯里克利觀點，強調「雅典帝國就是暴政。盟邦服從雅典，不是因為雅典損己利人的慷慨作為，也不是因為盟邦本身善意，靠的是雅典武力鎮壓。」⁷⁶ (Thuc.3.37.2) 米堤里尼特別應被嚴厲處罰；雅典並未加重剝削，也沒有外力脅迫米堤里尼。(Thuc.3.39.2) 重罰派警告，若雅典不嚴懲，日後屬邦群起效尤，到時不論雅典能否弭平此起彼落的叛變，都會拖垮帝國。重罰派諷刺說道：

⁷⁴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1304a提到另一個理由：雅典在米提里尼的代理人，因為私人恩怨引入雅典軍隊。Ronald P. Legon, “Megara and Mytilene,” p. 201. 與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135. 認為米提里尼計畫兼併島上鄰邦，因擔心雅典阻撓，遂先行叛變。

⁷⁵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155. 表示米提里尼平民與寡頭可能互推叛變責任，雅典則是依據雙方說法裁判。

⁷⁶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p. 155-159. 忽略這句重要的話。伯里克利也說過類似的話。Kagan 視重罰派與伯里克利領導的溫和派對立，Kagan 因此無法解釋為何伯里克利與重罰派在對外政策上立場如此相似。

我們會投入金錢與生命去應付所有城邦。如果幸運，我們蒙賜毀於戰火的廢墟可用來增加帝國收入，使我們強大。不幸的話，除了現有敵人外雅典還要應付新的敵人。原本用來對付現有敵人的時間，不得不被用來對付自己的盟邦。（Thuc.3.39.8）

輕罰派則表明輕罰無關道德；輕罰符合雅典利益。輕罰派強調：嚴刑重罰無法根本嚇阻犯罪；人圖謀不軌時很容易一廂情願，認為計謀必定成功，因此無懼事後嚴厲懲罰。許多社會亂世用重典，犯罪仍未絕跡。這事實證明，即使最嚴厲處罰也不能嚇阻盟邦叛變。（Thuc.3.45.1-2）相反地，若雅典採取較寬大處置，盟邦錯估形勢叛變後還有投降，繼續為雅典帝國所用的可能。嚴厲報復只會迫使叛變者誓死抵抗，反而嚴重違反雅典利益。輕罰派回應重罰派：

現在某個屬邦叛變，一旦察覺成功無望，它還願意投降，還能夠賠款，還能夠繼續貢獻帝國。另一個可能呢？你們以為，當屬邦叛變時不會有比現在更周詳的準備；被圍城時不會堅持到最後一人，既然早投降晚投降結局都一樣？這怎麼可能不傷害雅典利益？因為無妥協餘地，到時我們雅典人就必須承受長期圍城的龐大支出。而當我們攻陷城市，戰利品早已毀於戰火，再也無法貢獻帝國，強化雅典實力，戰勝敵人。（Thuc.3.46.2-3）

輕罰派強調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雅典既然壓榨盟邦，盟邦叛變勢難避免。有效的作法應是平常嚴密監視控管，但平定叛變後盡量減少處罰人數。（Thuc.3.46.6）輕罰派建議：米堤里尼的叛變其實是少數寡頭主導，大多數平民並未參與。雅典若不論首從一律採取最嚴厲處罰，反而團結了原本分裂的盟邦。符合雅典利益的作法應該是即使大多數人都積極參與叛變，雅典也要視而不見以維持或創造盟邦內部友善勢力。（Thuc.3.47.4）換句話說，輕罰派建議

在盟邦中培植雅典代理人，製造或維持盟邦內部對立衝突。⁷⁷考量科賽拉內戰慘狀，輕罰派其實遠比重罰派更加險惡。輕罰派說的是，與其勞駕雅典人親自動手，不如讓對方自相殘殺。⁷⁸介入內政培植內戰因子不只是敵人，也是霸權盟主控制中小城邦的手段。

輕罰派政策以些微票數勝出。雅典使者立刻出發，就在所有米堤里尼男性即將被處死之際，使者趕到宣布最新命令。這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最戲劇事件之一。但最後米堤里尼仍有超過一千人被處死，城牆被毀，戰艦沒收，土地充公，倖存的米堤里尼人民成了自家土地農奴。（Thuc.3.50）20 多年後，當雅典勢力衰退，米堤里尼是率先叛變的城邦之一。不管重罰或輕罰，雅典帝國顯然沒找到確保屬邦忠誠的作法。⁷⁹

（二）布拉泰亞

布拉泰亞（Plataea）位於雅典北方的小城邦，是雅典長期忠誠盟友。布拉泰亞雖小，卻是希臘自由的神聖象徵。在對抗波斯第一次入侵的馬拉松戰役中，除了雅典，布拉泰亞是唯一參戰的城邦。波斯第二次入侵時擊潰波斯軍隊的決定性陸戰便在布拉泰亞平原。希臘聯軍戰後原地建立祭壇紀念希臘重獲自由。在地緣政治上，布拉泰亞也是雅典牽制強敵底比斯（Thebes）的棋子。底比斯是希臘半島中部最主要城邦，長期致力整合周遭城邦，夢想建造可與雅典及斯巴達相提並論的超級強權。雅典當然不願意底比斯夢想成真，強力支持布拉泰亞對抗底比斯整合計畫。底比斯曾經在西元前 427 年與 373 年兩度摧毀布拉泰亞，兩次布拉泰亞倖存者都是雅典收容。⁸⁰

⁷⁷ Marc Cogan, “Mytilene, Plataea and Corcyra Ideology and Policy in Thucydides, Book Three,” pp. 10-11. 認為在米提里尼事件後雅典才開始依據民主與寡頭意識型態判定敵我。在此之前，雅典結盟的對象其實包括了民主與寡頭政體。

⁷⁸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162. 未能理解輕罰派主張的險惡。Marc Cogan, “Mytilene, Plataea and Corcyra Ideology and Policy in Thucydides, Book Three,” pp. 10-12; James Boyd White,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81. 則看出輕罰派主張其實沒有比較溫和。

⁷⁹ Ronald P. Legon, “Megara and Mytilene,” p. 211. 指出此點。

⁸⁰ 參見 Simon Hornblower, Anth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 eds., *The Oxford*

西元前 431 年，底比斯人夜襲，布拉泰亞寡頭派開城門接應。就跟科賽拉上演劇碼一樣，寡頭派引入外來勢力發動政變。（Thuc.2.1）但這次寡頭政變失敗，大多數底比斯人死於城內。雅典聞訊立刻派遣軍隊與補給馳援，並將老弱婦孺帶至雅典安置。（Thuc.2.6.3）城內剩下約 400 名布拉泰亞士兵，80 名雅典士兵以及 100 名負責煮食的婦女。二年後斯巴達率軍進攻布拉泰亞，要求布拉泰亞或者加入伯羅奔尼撒聯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Thuc.2.72.1）布拉泰亞人回答：他們不可能保持中立，因為，第一，他們親人都在雅典手裡；第二，若他們脫離雅典，宣布中立，斯巴達人離開後，雅典或者是底比斯便會報復，到時沒有人會幫助布拉泰亞。斯巴達建議布拉泰亞人將城市信託給斯巴達，另尋暫時安身之處，等待戰爭結束。斯巴達人提出具體方案：⁸¹

你們將這座城市與房屋交給斯巴達人，標記土地界線，登記果樹數量，以及其它可計算財產。然後離開這裡，到任何想去地方暫居。當戰爭結束，我們會將一切歸還。這期間我們負責你們土地的耕作，並且支付你們生活開銷。

（Thuc.2.72.3）

布拉泰亞派遣使者與雅典商討，獲得雅典保證支持，決定回絕斯巴達。雅典保證如下：

自從布拉泰亞成為雅典盟友，雅典從未任憑布拉泰亞受欺凌。雅典現在也不會袖手旁觀。雅典會依據能力所及提供協助。雅典更鄭重要求布拉泰亞依據父祖輩誓言，堅守與雅典聯盟。⁸²（Thuc.2.73.3）

Classical Dictionary, 4th edition, s.v. “Plataea”與 N. G. L. Hammond, “Plataea’s Relations with Thebes, Sparta and Athen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12 (1992);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44. 說明布拉泰亞對雅典的戰略價值。

⁸¹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p. 206. 懷疑斯巴達人的誠意。

⁸² 粗體字為筆者強調。Lawrence Tritle,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59.

斯巴達於是展開兩年圍城，雅典則奉行伯里克利戰略，躲在城內，未派兵援助布拉泰亞。這段時間內曾有斯巴達公民被雅典俘虜，以說服斯巴達撤軍布拉泰亞為條件交換自由，但仍被雅典處死。（Thuc.3.36.1）另外，西元前422年雅典與斯巴達簽訂和約，雅典並未堅持底比斯歸還布拉泰亞，反而與底比斯妥協，以保留雅典從鄰近城邦奪得的重要港口。（Thuc.5.17.2）顯然，布拉泰亞雖然對雅典忠誠，但仍然不夠格成為雅典最優先考量事項之一。

布拉泰亞被圍城兩年，糧食耗盡後投降。斯巴達對投降的布拉泰亞人進行審判，以是否曾經幫助伯羅奔尼撒聯盟為無罪開釋的條件。（Thuc.3.52.4）布拉泰亞人則寄希望於城邦長期正面的國際形象。他們細數布拉泰亞在波斯戰爭的貢獻，也曾幫助斯巴達平定內亂。（Thuc.3.54）底比斯曾經投降波斯，是希臘叛徒；布拉泰亞則是捍衛希臘自由的模範城邦。（Thuc.3.56.4-6）現在，斯巴達竟成了底比斯打手；布拉泰亞人質疑斯巴達人如何面對他們在波斯戰爭中英勇戰死，埋骨布拉泰亞的祖先？

但布拉泰亞是雅典忠實盟友，其國際形象與雅典帝國形象連動。布拉泰亞卸下英勇鬥士的身份，轉戴上無奈小國的面具。布拉泰亞人解釋他們投靠雅典，正是斯巴達的主意。過去底比斯侵略布拉泰亞，布拉泰亞先向斯巴達求援，斯巴達卻建議向雅典求援。（Thuc.3.55.1）雅典在布拉泰亞危急之刻伸出援手，布拉泰亞今日沒有背叛雅典的理由。（Thuc.3.55.3）布拉泰亞人不否認他們參與雅典帝國剝削其他城邦的錯誤行為，但認為那是雅典的責任，他們作為雅典下屬奉命行事，不應擔負責任。布拉泰亞人如是說：

是你們斯巴達與雅典對盟邦發號施令。若有不對，那不是奉命行事的人的責任；領導者才應該為錯誤負責。（Thuc.3.55.4）

布拉泰亞人演說最後，直接以手指向上一代斯巴達士兵墳墓。這

認為雅典是不能，而非不願伸出援手。但如同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174. 所言，雅典既然承諾協助，對於布拉泰亞人便有道德責任。

些士兵是在波斯戰爭中對抗波斯與希臘叛徒底比斯，光榮戰死後就地埋葬。布拉泰亞一直細心維護這些英勇戰士最後棲身之所。

(Thuc.3.58.4) 布拉泰亞提醒斯巴達人：若他們現在為了爭取底比斯支持而處死布拉泰亞人，等於背叛曾為希臘自由犧牲的斯巴達祖先。底比斯是斯巴達祖先的死敵，背叛布拉泰亞給底比斯，等於是把埋骨於此的斯巴達英靈送到他們死敵手中。(Thuc.3.58.5)

底比斯人看穿布拉泰亞人穿梭自由鬥士與宿命小國兩種身分的矛盾。底比斯使者辯說波斯戰爭時底比斯投降波斯是當時專制政府的責任，不是底比斯民意。布拉泰亞則是民主體制，是全體一致決議跟隨雅典帝國剝削希臘人。對於布拉泰亞輕描淡寫的部分，底比斯特別強調，布拉泰亞人並非被動消極，而是積極參與雅典對其他城邦的剝削與鎮壓。斯巴達給予布拉泰亞與雅典劃清界線的機會；但布拉泰亞人自己放棄了。底比斯人嚴厲指責布拉泰亞人：

你們既然選擇了雅典，就要與雅典共同承擔後果。⁸³ (Thuc. 3.64.2)

斯巴達最後判定布拉泰亞未能維持波斯戰爭中建立的自由捍衛者形象，即使被給予機會，仍然堅持與雅典帝國同流合污。(Thuc. 3.68.1) 布拉泰亞與雅典戰俘被處死，婦女賣作奴隸。整個城市夷平，農地交由底比斯人使用。布拉泰亞緊鄰雅典；雅典任憑最忠誠盟友在眼前滅亡。對布拉泰亞人而言，被背叛的滋味更甚刻骨銘心。

或許如同修習底德所言，斯巴達判決真正理由是為了爭取底比斯支持對抗雅典，(Thuc.3.68.4) 但布拉泰亞確實也難以開脫身為雅典盟邦的連帶責任。西元前 421 年雅典屠城北希臘一個城邦，然後將該城贈與布拉泰亞人。(Thuc.5.32.1) 雅典確實厚待布拉泰亞人，部分補償他們損失。但布拉泰亞人接受雅典血洗的新家園，

⁸³ ξυναγωνίζεσθε (共同承擔後果) 呼應了科賽拉為避免捲入其他城邦糾紛，採行孤立政策的關鍵詞：ξυγκινδυνεύειν (共同承擔風險)。

也是坐實底比斯的嚴厲指控。

(三) 卡爾西迪斯半島

馬其頓東方的卡爾西迪斯半島 (Chalcidice) 極為重要。⁸⁴卡爾西迪斯是重要航線常經之地，更是希臘世界與亞洲陸地交通咽喉。⁸⁵這地區盛產黃金、糧食、木材與馬匹。木材是造船戰略物資，馬匹是騎兵必需。(Xen. Hell.5.2.14-19) 東地中海強權，波斯、雅典與斯巴達都曾短暫控制，但西元前第四世紀馬其頓長期控制這個地區。從歷史長期發展來看，能夠控制卡爾西迪斯半島就掌控東地中海；失去這個半島就是霸權衰敗的開始。⁸⁶

本節分析西元前 424 年到 421 年斯巴達應當地部分勢力邀請出兵。卡爾西迪斯成為雅典勢力範圍不久。西元前 432 年當地城邦聯合反抗雅典。⁸⁷斯巴達介入其實就是西元前 432 年反抗運動的延續。當地部分勢力負擔軍費，擔任嚮導，斯巴達遠征軍才得以穿

⁸⁴ 卡爾西迪斯半島在此主要意指北希臘特定，為了表達便利，也包括半島東方的安非波力斯這個重要城邦。除了地理位置外，卡爾西迪斯半島這個詞也指涉特定族群，有文化與血統意涵；也指涉當地當時一個重要聯邦體制。參見 E. Harrison, “Chalkidike,”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6: 2 (April, 1912), pp. 93-103; Allen B. West,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lcidic League,” *Classical Philology*, 9: 1 (January, 1914), pp. 24-34; John K. Papadopoulos, “Archaeology, Myth-History and the Tyranny of the Text: Chalidike, Torone and Thucydides,”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8: 4 (November, 1999), pp. 377-394. Morgens H. Hansen & Thomas H. Nielson, *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10-811. 安非波利斯 (Amphipolis) 是半島東方重要城市，為了說明方便，在此一併納入卡爾西迪斯半島。

⁸⁵ Barbara Mitchell, “Kleon’s Amphipolitan Campaign: Aims and Results,”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40: 2 (1991), p. 174. 列舉卡爾西迪斯半島的重要資源與價值。

⁸⁶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288. 認為除了安非波力斯城邦之外，這個半島對雅典而言並不重要。但 Kagan 顯然忽略後來半島領導城邦試圖整合整個地區，成為北希臘霸權的發展。(Xen. Hell.5.2.14-19)；而且就地緣而言，若未控制卡爾西迪斯半島，便無法穩定控制鄰近的安非波力斯。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315. 也提及要控制安非波力斯，就必須掌握卡爾西迪斯半島。

⁸⁷ Allen B. West,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lcidic League,” pp. 28-29. 以出土錢幣佐證這段歷史。

越親雅典的希臘中部，安全抵達卡爾西迪斯。⁸⁸ (Thuc.4.78.1-2, 4.83.5)

斯巴達應邀出兵，一則是攻擊雅典帝國重要地區，圍魏救趙，牽制雅典對斯巴達本土海岸的攻擊。雅典不久前在斯巴達海岸建立基地並俘虜眾多斯巴達公民，造成莫大壓力。斯巴達另一理由則是派出農奴遠征，降低農奴境內威脅。（Thuc.4.80.2）學者猜測斯巴達也有可能計畫截斷從黑海到雅典的糧食運輸。⁸⁹

斯巴達的遠征再次證明次級城邦關鍵地位。斯巴達的行動當然主要依照自身利害考量，但唯有次級城邦主動參與，斯巴達遠征軍才有可能出發，安全抵達，並且產生一定程度影響。後來當地協力者之一，馬其頓國王，拒絕提供協助，斯巴達援軍便無從抵達卡爾西迪斯。（Thuc.4.132.2）

斯巴達北征指揮官，布拉西達斯（Brasidas），是修習底德筆下最個性鮮明的斯巴達人。⁹⁰ 布拉西達斯行為積極果斷，戰術靈活，擅長以急行軍的方式攻敵不備；加上口才便給，一定程度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甚至化敵為友。換言之，布拉西達斯完全顛覆斯巴達人溫吞死板與木訥的印象。⁹¹ 他的作風具體呈現科賽拉使者在雅典標示的鷹派原則：算計人，不要被人算計。修習底德評論：布拉西達斯以公正溫和的形象，成功說服卡爾西迪斯地區大多數城邦脫離雅典投向斯巴達陣營；但對於少數不為所動的城邦，布拉西達斯也能用計謀控制。（Thuc.4.18.2）修習底德描述布拉

⁸⁸ 馬其頓承諾負擔斯巴達北征一半軍費。Thuc.4.83.6. 另一半軍費可能是由卡爾西迪斯人民負擔。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p. 274.

⁸⁹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p. 256.

⁹⁰ 修習底德筆下的布拉西達斯有如史詩悲劇英雄。布拉西達斯是修習底德史學重要課題之一。參見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pp. 38-60, 268-269. 但如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p. 303-304. 所言，布拉西達斯並非如修習底德所言，是被斯巴達政府拋棄在北希臘孤軍奮鬥的悲劇英雄。斯巴達政府有難以出兵的理由：馬其頓（Macedon）與色沙利（Thessaly）可能阻擋斯巴達援軍，斯巴達本身也面臨雅典以及農奴威脅。對斯巴達本身利益而言，放棄北希臘，與雅典和談其實是正確決定。

⁹¹ 科林斯人對斯巴達性格的著名描述：「〔與雅典人相比〕你們天生善於守成，也因此很被動，不知變通。當不得不行動時，總是做的太少太慢。」（Thuc.1.70.2）

西達斯這個人物時，除了強調他的悲劇色彩之外，其實也彰顯形象與實際作為的差異。

卡爾西迪斯地區眾城邦與人民對於斯巴達軍隊看法不一；有人或許友善雅典，也或許畏懼雅典報復，同時也懷疑斯巴達保衛遠方盟友的能力與決心。布拉西達斯必須回應這些質疑。他首先來到一個名為阿坎杜斯（Acanthus）的城市，對公眾發表演說。他的演說滿是謊言與詭辯，開頭便表示斯巴達北征為的是實現（ἐπαληθεύουσα）斯巴達打敗雅典，解放希臘世界的承諾（Thuc.4.85.1）。他承諾不介入各城邦派系鬥爭。（Thuc.4.86.4）布拉西達斯以解放希臘自由的口號掩飾斯巴達出兵真正動機，（Thuc.4.80）後來也未充分尊重盟邦自主。斯巴達最後甚至以卡爾西迪斯的盟邦跟雅典交換斯巴達戰俘。

布拉西達斯演講更值得注意的是詭辯。他開頭明確承諾恢復希臘城邦自由是他唯一目的，他自然要尊重各城邦獨立自主，絕不使用暴力或欺詐手段來達成自由的目的。（Thuc.4.86.1）但他旋即宣稱：如果有城邦一方面口頭支持，另一方面卻以自身能力不足，戰爭風險過高，或城邦自主等等藉口，拒絕加入斯巴達對抗雅典；那麼，他將毫不猶豫地以武力及一切手段強迫對方做出正確選擇。（Thuc.4.87.2）他振振有詞地指出，在這場對抗雅典暴政，恢復希臘自由的戰爭中，每個城邦，不論大小，都是關鍵，或者幫助解放希臘或者為虎作倀。他被迫使用暴力強迫他人自由；這作法不僅符合公共利益，同時也是為了個別城邦小我利益。布拉西達斯的「強迫自由論」雖是詭辯，但也指出每個城邦都是國際體系一份子，沒有置身事外的自由。布拉西達斯宣稱：

首先，是為了避免斯巴達被你們傷害，雖然你們表示友善，但如果不能與我們聯手，你們繳納雅典的軍費會傷害斯巴達。其次，是為了避免你們阻礙整個希臘世界脫離被奴役的處境。若非如此，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如此這般脅迫各位；若不是為了公共利益，我們斯巴達人有何資格強迫他人自由？……斯巴達要帶領所有希臘人邁向獨立自主的大

道，如果放任你們阻撓，將對不起大多數的希臘人。（Thuc. 4.87.3-5）

阿坎杜斯便在布拉西達斯的道德呼籲以及武力威脅下，決議脫離雅典與斯巴達結盟。（Thuc. 4.88）布拉西達斯如此半說服半強迫當地許多雅典盟邦轉投斯巴達。雅典旋即派兵反擊，展開長達兩年的軍事衝突。卡爾西迪斯半島上演科賽拉內戰情節。在這兩年內布拉西達斯違反承諾，介入其他城邦政治鬥爭，引爆內戰。（Thuc. 4.103; 4.410; 4.130.4）布拉西達斯甚至以軍隊直接控制某些城邦。（Thuc. 4.132.3）某些城邦因為駐城的斯巴達軍官懦弱無能，慘遭雅典屠城。（Thuc. 4.130; 5.2-3）

西元前424年，布拉西達斯戰死，斯巴達與雅典簽訂和約；雙方互有勝負，也都害怕難以控管各自盟邦，因此決定議和。（Thuc. 5.14）和約議定斯巴達交還卡爾西迪斯半島，雅典則自斯巴達本土撤軍與歸還戰俘；安非波力斯（Amphipolis）是雅典殖民地，交還雅典。其他城邦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城邦保有自主，但必須向雅典繳納軍費，雅典不應報復；第二類城邦則任憑雅典處置；（Thuc. 5.18）第二類主要是已經被雅典攻陷或即將攻陷的城邦，它們沒有任何保障，屠城是可見命運。（Thuc. 5.32.1）斯巴達與雅典單獨決定和約內容，卡爾西迪斯地區城邦在不知情狀況下被斯巴達出賣。大國和平以中小城邦為代價。

出乎意料，反雅典勢力繼續抵抗，不接受雅典與斯巴達兩大霸權密室協商。（Thuc. 5.31.6; 5.38）修習底德並未詳述雙方後續攻防，但他提到雅典奪得某些城邦，但也失去某些城邦。⁹²（Thuc. 5.32.1; 5.35; 5.39.1; 5.82）西元前415年雅典計畫遠征西西里之際仍然未控制整個地區。（Thuc. 5.80.2; 6.7.4; 6.10.5）二年後雅典在西西里大

⁹² Benjamin D. Meritt, “A Restoration in I. G. I, 37,”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9: 1 (1925), p. 26. 依據石碑記載，認為雅典控制卡爾西迪斯半島海岸線，反雅典的勢力則控制內陸。但他的說法被 Barbara Mitchell, “Kleon’s Amphipolitan Campaign: Aims and Results,” p. 180. 質疑。即使Meritt說法成立，雅典也並未充分掌握卡爾西迪斯半島。

敗，掙扎到西元前404年帝國瓦解，當然更無可能掌握卡爾西迪斯半島。⁹³修習底德語帶諷刺評論布拉西達斯以良好形象與欺詐手段取得這些城邦信任，斯巴達有了與雅典談判籌碼。（Thuc.4.81.2）但事實證明這些中小城邦並非大國談判籌碼。即使被斯巴達背叛，仍能夠抵抗雅典，維持獨立自主。他們的結局好過同樣被背叛的米堤里尼與布拉泰亞。

從卡爾西迪斯當地角度來看，斯巴達軍事行動是當地反抗雅典運動一環。斯巴達後來撤軍，但已經嚴重折損雅典戰力，這是後來當地許多城邦得以成功對抗雅典的因素之一。另一可能因素是卡爾西迪斯土地遼闊，深入內陸，得以跟稱霸海洋的雅典長期周旋。斯巴達也有重大斬獲，得以贖回戰俘，並保障本土邊境安全。相反地，雅典失去重要戰略地區，又失去要脅斯巴達的珍貴籌碼，是這場區域衝突最大輸家。⁹⁴

（四）米諾斯

米諾斯（Melos）是雅典南方數百公里的彈丸小島，祖先來自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時保持中立，後來因為雅典侵略，與雅典關係緊張。西元前416年雅典艦隊再次來到米諾斯，要求臣服雅典。⁹⁵米諾斯不過遙遠的彈丸之地，謹守中立政策，不是交通要衝也沒有自然資源。過去一般認為米諾斯事件代表雅典窮兵黷武到不理

⁹³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 322. 誤以為雅典重新掌握了卡爾西迪斯半島。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沒有說明卡爾西迪斯半島後來發展，但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p. 478. 寫到斯巴達與雅典簽訂和約，等於是將卡爾西迪斯半島五花大綁，交由雅典處置。這些評論顯示學者對於次級城邦實力與韌性未有充分理解。

⁹⁴ 學者大多認為西元前421年雅典與斯巴達和約是雅典勝利與斯巴達失敗；斯巴達為了自身安危被迫屈服，犧牲盟邦利益，威信一落千丈。例如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p. 470. Donald Kagan, *The Archidamian War*, pp. 345-349. 則認為雅典並未獲勝。Donald Kagan不否認斯巴達挫敗，但強調雅典並未徹底擊垮敵人，導致斯巴達日後捲土重來取得最後勝利。我認為，就雅典與斯巴達而言確實是雅典佔上風。Kagan雖言之成理，但那是建立在「勝敗」的嚴格定義上。這些學者的討論都是大國觀點，並未注意中小城邦的角色。

⁹⁵ 有學者質疑米諾斯實際上支持斯巴達，但此說法沒有充分證據。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3, pp. 232-233.

性地步；大費周章侵略無辜中立小國不但師出無名，也不合成本考量。但本文主張，從雅典帝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來看，米諾斯的存在是重大威脅，雅典出兵是必要軍事行動。

米諾斯與雅典將軍闢室密談。雅典將軍直率表示米諾斯不要妄想以中立政策為藉口，抗議雅典侵略。將軍宣稱：自然法則如此：強者依能力所及，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接受。（Thuc. 5.89）雅典之所以願意跟米諾斯談話，僅是希望米諾斯直接投降，免去雅典圍城成本。⁹⁶（Thuc.5.91.2）米諾斯仍然不放棄說理，強調即使單就利益考量，公平正義不僅有利弱小城邦，對雅典也有好處；命運無常，強大如雅典終也有衰敗時候；到那時，雅典也需要訴諸公平正義，尋求保護。（Thuc.5.90）雅典將軍不為所動，僅表示雅典興衰不勞他人操心；米諾斯人應該專注自己眼前問題。（Thuc. 5.91）

米諾斯只是無足輕重小島國，為何雅典如此在意？其實雅典帝國靠剝削盟邦而存在；米諾斯的中立造成雅典軟弱的國際形象，也讓其他盟邦憤恨不平，盟邦若群起仿效米諾斯中立，雅典無力鎮壓此起彼落的反叛，便有亡國之禍。正因為米諾斯弱小，對雅典帝國反而傷害最大。雅典將軍解釋：

我們的盟邦相信，能夠保持中立的城邦定有足夠實力；若雅典不侵門踏戶，必然有所畏懼。所以說征服米諾斯不僅擴大帝國版圖更強化帝國安全。尤其你們是島國，還是很弱的島國，更不能放任你們在海上強權眼前自在逍遙。

（Thuc.5.97.1）

米諾斯人繼續警告雅典侵犯中立小城邦，會造成原本保持中立其他城邦的危機意識，聯合對抗雅典。（Thuc.5.98）雅典將軍分析事

⁹⁶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米諾斯事件凸顯雅典帝國的腐敗與野蠻。A. B. Bosworth, “The Humanitarian Aspect of the Melian Dialogue,” pp. 39-40. 則認為國際政治講究實力，國際強權對於小國不負任何道義，雅典滅掉米諾斯合情合理；反而是米諾斯人狡詐，扭曲道德語言，妄想約束大國行動自由；小國最佳出路是接受大國指揮，不做垂死掙扎。Bosworth也未看見雅典真正畏懼米諾斯的理由。

實，指出內陸城邦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威脅雅典，只有海上城邦，不管獨立還是雅典統治下，才是雅典主要威脅。⁹⁷ (Thuc.5.99) 雅典將軍說的是：雅典帝國基礎在海洋，雅典已經控制絕大部分海洋，米諾斯這樣的中立海洋城邦是少數。因此，雅典主要考量是繼續鎮壓海洋盟邦，無須考慮內陸城邦的反應。米諾斯人最後訴諸運氣，眾神與斯巴達的協助。雅典將軍一一反駁，指出運氣使人過度樂觀，深陷本可避免的風險；希臘眾神與雅典態度一致，都相信力量；斯巴達則不可能冒險下海，提供任何實質援助。

(Thuc.5.102-109)

米諾斯仍然堅持中立。雅典展開圍城，一年後米諾斯投降。雅典屠城，徵召雅典人殖民整個島。(Thuc.5.116.4) 米諾斯事件顛覆我們對於城邦大小與強弱的看法。在國際體系複雜作用下，雅典帝國版圖越大，羈絆越多越脆弱；米諾斯越小，象徵意義越強，威脅越大。雅典若拿不下這彈丸之地，何以號令天下？

四、結論

(一) 中小城邦困境

西元前五世紀地中海國際體系綿密發達，大小希臘城邦彼此依賴，互相影響。許多城邦系出同源，經濟往來密切；當戰爭愈演愈烈，軍事上的對抗與合作更成為最重要考量。古希臘人清楚城邦與國際體系密不可分。各個城邦在國際體系的位置與觀點不同，不斷爭辯自己與對手在這國際體系存在的意義。

科賽拉為自外於國際體系的自私形象作辯解，重新標定自己在國際體系的價值。科林斯是沒落強權，報復科賽拉以重振往日雄風。斯巴達與雅典各自說出身為霸權的理想與現實。斯巴達王認為斯巴達身為霸權，理應領導城邦；其他斯巴達人認為應以盟

⁹⁷ C.W. Macleod,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Melian Dialogue,"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8: 3 (1974), pp. 399-400. 則指出雅典盟邦的黑暗心理：雅典盟邦參與攻擊米諾斯，這些盟邦或許出於無奈，也可能真心認為雅典霸權有助於地區穩定；盟邦也可能嫉妒米諾斯獨自逍遙戰亂之外。比較 Thuc.3.82.8科賽拉內戰各派系對中立人士的夾殺。

邦意見為重。雅典領袖一方面誇耀雅典民族優秀，外邦近悅遠來，另一方面又坦白雅典壓榨其他城邦，早已是希臘公敵。雅典與斯巴達最後都體認他們依附盟邦不下盟邦依賴他們。米堤里尼的辯論暴露帝國統治困境；不論懷柔或高壓，都得不到盟邦忠誠。布拉泰亞自詡是希臘自由的神聖象徵，卻被指責甘為雅典打手，榮譽早已變質為恥辱。卡爾西迪斯半島人民被上了一次國際關係課程；被告知為希臘解放運動不可或缺一環，必須被強迫自由。米諾斯自以為是與世無爭小島國，直到雅典艦隊上門，才知道他們原來是帝國心腹大患。

霸權城邦不如一般預料為所欲為，中小城邦也有意料之外的舉足輕重力量。然而，力量與收益不成正比。採取孤立政策的中小城邦，如米諾斯難逃被屠城的命運。但與大邦結盟也難逃背叛，米堤里尼與布拉泰亞可為見證。唯有卡爾西迪斯的部分城邦成功維持獨立。中小型城邦明白自身困境，但不管如何掙扎，只能越陷越深。

我們也看到外邦決策如何成為其他城邦共同風險。布拉泰亞的啟示是當城邦加入國際聯盟，參與聯盟行動，國際社會視其為聯盟一員，課以連帶責任。這就是底比斯對布拉泰亞人說的：「你們既然選擇了雅典，就要與雅典共同承擔後果。」

米堤里尼與科賽拉的故事說明另一個共同風險。雅典與斯巴達各自扶植盟邦內部友善勢力，以維持盟邦忠誠。米堤里尼的辯論告訴我們，這是帝國必然會採取的最有利策略。而我們從科賽拉的故事也看到，城邦內部黨派也樂於援引外力鬥爭敵對派系。民主雅典與寡頭斯巴達的意識型態衝突因此在盟邦內部發生作用。相對地，盟邦也在雅典與斯巴達內部積極遊說與施壓，盟邦的問題也成了雅典與斯巴達內部重要議題。

科賽拉的內戰告訴我們，所謂的「共同風險」，對中小型城邦而言，指的是城邦成員互相殘殺，致死方休的慘劇。在科賽拉內戰中，我們才真正領悟到科賽拉人恐懼國際社會，堅持外交孤立政策的深刻意義。

科賽拉的故事最迷人之處，在於科賽拉人完全清楚國際體系帶來的致命風險，但最後卻在理智清楚的狀態下，一步步走向內戰結局。科賽拉人一開始逃避抗拒，轉而積極參與國際體系，最後甚至是義無反顧地，狂熱擁抱一切極端後果；與此同時，也把許多希臘城邦推向相同的處境。修昔底德筆下的科賽拉，是一齣典型的希臘悲劇。

唯有霸權能夠承受結盟風險。對於雅典與斯巴達而言，並沒有足夠強大的外力能夠顛覆這兩個城邦內部的秩序，城內各派系因此沒有引入外力，發動流血政變的誘因。雖然這兩個城邦要為許多中小型城邦的內戰負一定責任，這兩個城邦本身卻沒有內戰問題。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期，雅典實力大幅度衰弱，斯巴達與波斯因素開始在雅典內部產生作用，雅典方才開始嚐到內戰苦果。

（二）修習底德陷阱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Graham Allison 2015年引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提出「修習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概念，說明大規模戰爭發展的模式。⁹⁸修習底德認為雅典與斯巴達戰爭的爆發是因為「雅典崛起造成斯巴達不安，導致戰爭不可避免。」⁹⁹Allison延續修習底德的觀點，定義修習底德陷阱如下：

當新興強權威脅既有強權地位，會造成嚴重結構性衝突。
在這種狀況下，不需發生超乎尋常突發事件，僅僅日常一般國際爭議都可能引爆大規模衝突。¹⁰⁰

Allison主張修習底德陷阱不僅解釋古代雅典與斯巴達戰爭，更是一個可套用到其他時期大規模戰爭的歷史發展模式。他列出近現

⁹⁸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p. vii, 29.

⁹⁹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viii.

¹⁰⁰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29.

代五百年西方歷史 16 個新興大國的崛起，統計其中 12 個都與既有霸權發生戰爭。¹⁰¹他因此呼籲世人更重視現階段中國與美國的衝突，因為新興霸權中國與既有霸權美國的競爭，如果未能以最大耐心處理，很可能導致另一次大戰。

「修習底德陷阱」是很成功的學術行銷。¹⁰²它看似建立一個不僅解釋過去，甚至預測未來發展的宏大科學模式，預測的又是最重要的戰爭議題。這概念簡單明瞭，琅琅上口，又有高深的歷史經典作包裝，雅俗共賞。Allison 在 2015 年發表這個概念之後，同年立刻被美國與中國最高領導人公開引用。¹⁰³有了全世界最有權勢政治領袖加持，修習底德陷阱毫無意外成了近來最被熱議話題之一。¹⁰⁴

本文僅處理 Allison 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詮釋。Allison 理論的其他問題，包括以伯羅奔尼撒戰爭作為以古喻今的普遍歷史模式、對於近代戰爭史的解釋，以及對於當前美中關係的說明等

¹⁰¹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42.

¹⁰² Graham Allison 並不具備修習底德史學的專業。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xv. 甚至誤以為修習底德死於戰爭結束之前。這是史學史基本常識。Jonathan Kirshner, "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Security Studies*, 28: 1 (2019), pp. 12-15; Alan Greeley Misenheimer, *Thucydides' Other "Trap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Prospect of "Inevitable"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James Lee, "Did Thucydides Believe in Thucydides' Trap?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Relevance to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4: 2 (January, 2019), pp.67-86 與 Athanassios Platias and Vasillis Trigkas, "Unravelling the Thucydides' Trap: Inadvertent Escalation or War of Cho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4: 21 (Summer, 2021), pp. 219-255. (Thuc.5.32.1) 都批評 Allison 對修習底德的詮釋。

¹⁰³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viii.

¹⁰⁴ Alan Greeley Misenheimer, *Thucydides' Other "Trap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Prospect of "Inevitable" War*, pp. 4-9 與 Henry Huiyao Wang, *Escaping Thucydides's Trap: Dialogue with Graham Allison on China-US Relation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p. xxiii-xxix. 描述這個概念流行盛況。

等，都不在本文評論的範圍內。¹⁰⁵

Allison 的問題在於他的大國外交立場導致他忽略中小型城邦與國家的重要性。¹⁰⁶對於 Allison 來說，國際體系中真正值得重視的只有強權國家。例如他提到美國可以思考以臺灣交換中國在南海問題的讓步，在朝鮮半島以撤走駐南韓美軍換取北韓放棄核子武器。¹⁰⁷在提出這些建議時，Allison 並不考慮臺灣與南韓的可能反應，甚至似乎連告知都不用，遑論事前溝通。¹⁰⁸對 Allison 而言，這些中小型國家似乎都是可隨意擺弄與放棄的棋子。相反地，對於中國，Allison 可謂體貼備至，呼籲美國要同情理解中國要求被承認為世界強權背後的歷史與文化因素；強調美國應以密集不斷與長期的溝通，以最大耐心化解雙方歧見。¹⁰⁹

重視中小城邦不是道義，是現實主義。我們不確定現今的臺灣與南韓是否是國際政治中可隨意擺佈的棋子，但 Allison 的大國外交視野使他無法看到國際體系才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結構因素。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表面來說，確實可說是因為雅典的

¹⁰⁵ 關於史學以外的國際關係議題，可參考 Steve Chan, *Thucydides's Trap?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Logic of Inquiry,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¹⁰⁶ Andrews R. Novo, “Where We Get Thucydides Wrong: The Fallacies of History’s First ‘Hegemonic’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7: 1 (2016), p. 2. 與 Athannassios Platias and Vasillis Trigkas, “Unravelling the Thucydides’ Trap: Inadvertent Escalation or War of Choice?” 正確指出古希臘國際現況並非斯巴達與雅典兩大霸權主宰，而是多方勢力並存。James Lee, ‘Did Thucydides Believe in Thucydides’ Trap?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Relevance to U.S.- China Relations,’ p. 68, Alan Greeley Misenheimer, *Thucydides’ Other “Trap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Prospect of “Inevitable” War*, pp. 26-27, Steve Chan, *Thucydides’s Trap?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Logic of Inquiry,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p. 21-23. 也注意到中小城邦的角色。但是以上學者仍未對中小城邦的動機、策略與遭遇有更系統性說明。

¹⁰⁷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p. 222-223.

¹⁰⁸ 例如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 235. 建議美國應思考防衛台灣是否為美國不可交換的國家利益。Allison 對此不置可否，但卻強調與中國的核子戰爭絕對違反美國核心利益。

¹⁰⁹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p. xix-xx.

崛起導致斯巴達的不安。但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追問，所謂雅典崛起具體所指為何？具體而言，斯巴達又為何不安？¹¹⁰伯里克利等雅典領袖明確告訴我們，所謂雅典的崛起不是雅典本身實力的成長，而是雅典能夠剝削更多其他城邦的資源撐出輝煌的帝國門面，一旦停止剝削其他城邦，雅典帝國立刻土崩瓦解。斯巴達的不安也絕非雅典膽敢兵臨斯巴達城下，直接威脅斯巴達本土，而是害怕盟邦背離，失去祖先建立的國際霸權地位，對不起列祖列宗。強權與中小型城邦一樣，都受限於層層疊疊，互相依賴的國際體系。¹¹¹

雅典與斯巴達的強大都有賴於中小城邦資源，中小型城邦因此扮演關鍵角色，也有相當高的自主性。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當中雅典與斯巴達兩大霸權其實並不想開戰，是被科賽拉與科林斯等中小城邦強推上戰場。米堤里尼的例子說明霸權控制中小型城邦的困境，不管是懷柔或高壓政策都無法收到預期成效。布拉泰亞的例子說明即使實力懸殊的狀況下，霸權想征服小型城邦仍然必須花費相當的軍事與政治成本。即使渺小如米諾斯，光是其存在便是雅典不得不處理的重大威脅。卡爾西迪斯地區城邦更證明中小城邦韌性，即使連續遭遇斯巴達的背叛與雅典的侵略，仍然能夠成功維持本身的存在。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個案例中，霸權城邦並沒有如 Allison 以為的高度自由，而中小城邦也絕非任隨霸權擺佈的棋子。

(責任編輯：梁詠誠 校對：李菡容)

¹¹⁰ James Lee, "Did Thucydides Believe in Thucydides' Trap?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Relevance to U.S.- China Relations," p. 68. 與 Athannassios Platias and Vasillis Trigkas, "Unravelling the Thucydides' Trap: Inadvertent Escalation or War of Choice?" pp. 236, 239. 也有注意這個問題。

¹¹¹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p. 35-37. 雖有依照修習底德歷史敘事，簡單交待科賽拉與科林斯的重要性，但仍然未將歷史敘事與戰爭結構因素連結起來。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Dillon, Matthew and Lynda Garland. *Ancient Greec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Thi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 Lattimore, Richmond. *The Odyssey of Homer.*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9.
- Strassler, Robert B. ed. *The Landmark Herodotus.*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 Strassler, Robert B. ed.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 Strassler, Robert B.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 Warner, Rex. trans.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Penguin, 1972.

二、近人專書

- Allison, Graham.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Cawkell, George. *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Routledge, 1997.
- Chan, Steve. *Thucydides's Trap?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Logic of Inquiry,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 Connor, W. Robert.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rane, Gregory.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Denemark, Robert A., and Renée Marlin-Bennett, eds.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2010.
- Foster, Edith. *Thucydides, Pericles 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Gomme, A. W.,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 Thucydides*. 5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1981.
- Hansen, Morgens H. & Thomas H. Nielsen. *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Hornblower, Simon & Anthony Spawforth and Esther Eidinow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4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digital edition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9545568.001.0001/acref-9780199545568>> (2018/07/02)
- Hornblower, Simon.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1991-2008.
- Hornblower, Simon. *Thucydid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Kagan, Donald. *The Archidam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 Kagan, Donald.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 Kagan, Donald.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fourth edition. Boston: Longman, 2012.
- Low, Polly.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Classical Greece: Moralit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isenheimer, Alan Greeley. *Thucydides' Other "Trap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Prospect of "Inevitable"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Morrison, James M. *Reading Thucydid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awlings III, Hunter.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Salmon, J. B. *Wealthy Corinth: A History of the City to 338 B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Tritle, Lawrence A. *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West Sussex:

- Blackwell, 2010.
- Wang, Henry Huiyao. *Escaping Thucydides's Trap: Dialogue with Graham Allison on China-US Relation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 White, James Boyd.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Wilson, John. *Thucydides: Athens and Corcyra*.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7.

三、近人論文

- Allison, Graham. "Beyond Trad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Security Times* (February, 2020).
- Bosworth, A.B. "The Humanitarian Aspect of the Melian Dialogu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13(1993), pp. 30-44.
- Bruce, I. A. F. "The Corcyraean Civil War of 427 B.C." *Phoenix*, 25: 2 (Summer, 1971), pp. 108-117.
- Bruzzone, Rachel. "The Unfriendly Corcyraea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67: 1 (May, 2017), pp. 1-12.
- Cogan, Marc. "Mytilene, Plataea and Corcyra Ideology and Policy in Thucydides, Book Three." *Phoenix*, 35: 1 (Spring, 1981), pp. 1-21.
- Debnar, Paula. "Rhetoric and Character in the Corcyra Debate." In *Thucydides—a Violent Teacher? History and Its Representations*, edited by Georg Rechenauer and Vassiliki Pothou, pp. 115-129. Gottingen: V & R Unipress. 2011.
- Hammond, N.G.L. "Plataea's Relations with Thebes, Sparta and Athen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12 (1992), pp. 143-150.
- Harrison, E. "Chalkidike."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6: 2 (1912), pp. 93-103
- Kirshner, Jonathan. "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Security Studies*, 28: 1 (2019), pp. 1-24.
- Lee, James. "Did Thucydides Believe in Thucydides' Trap?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Relevance to U.S.- 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4 (2019), pp. 67-86.

- Legon, Ronald P. "Megara and Mytilene." *Phoenix*, 22: 3 (Autumn, 1968), pp. 200-225.
- Macleod, C.W.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Melian Dialogue." *Historia: Zeitschrift fur Alte Geschichte*, 23: 4 (4th Qtr. 1974), pp. 385-400.
- Meritt, Benjamin D. "A Restoration in I.G. I, 37."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9: 1 (1925), pp. 26-28.
- Mitchell, Barbara. "Kleon's Amphipolitan Campaign: Aims and Results." *Historia: Zeitschrift fur Alte Geschichte*, 40: 2 (1991), pp. 170-192.
- Novo, Andrew R. "Where We Get Thucydides Wrong: The Fallacies of History's First "Hegemonic"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7: 1 (2016), pp. 1-21.
- Platias, Athanassios, and Vasillis, Trigkas. "Unravelling the Thucydides' Trap: Inadvertent Escalation or War of Cho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4: 21 (Summer, 2021), pp. 219-255. <https://www.academia.edu/44768330/Unraveling_the_Thucydides_Trap_Inadvertent_Escalation_or_War_of_Choice.> (2024/02/05)
- Rood, Tim. "Rhetoric, Reciprocity and History: Thucydides' Corcyra Debate." In *I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ucydides: The Speeches*, edited by M. Scortsis, pp. 65-73. Athens: Municipality of Alimos, 2006.
- Stadter, Philip A. "The Motive for Athens' Alliance with Corcyra (Thuc.1.44)."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4: 2 (January, 1983), pp. 131-136.
- West, Allen B.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lcidic League." *Classical Philology*, 4 (1914), pp. 24-34.

The Dilemma of Secondary Polei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Five Case Studies

Ng, Chun-li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omestic and diplomatic dilemmas of secondary polei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Athens and Sparta and have seldom offered a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secondary pole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econdary poleis were crucial actors in the war due to the interdependent nature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aradoxically, the smaller a polis was, the greater the leverage it could exert. Yet this power often led to internal conflict, civil war, and ultimately, destruction.

Secondary poleis could neither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r completely avoid entanglement by adopting neutrality. This constituted their central dilemma. They were continually debating their identity and purpose within the Greek world, and their struggle for survival only drew them more deeply into this predicament.

Keywords: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Secondary poleis, Corcyra, Mytilene, Plataea, Chalcidice, Melos, Thucydides's trap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